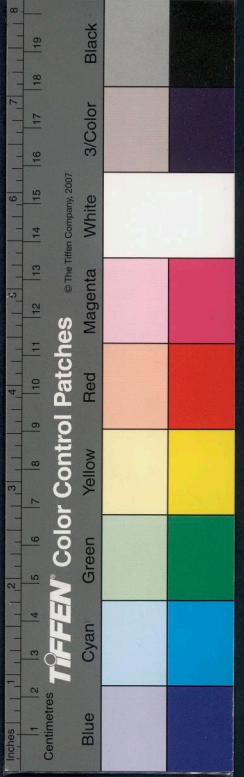


正色邪言天無色也。色則先声无臭昔季之矣日月星辰之耀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寔慶行止皆氣机自運冥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具有託則是以形相為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九峯蔡氏洪範皇極云造化之為造化者由明屈信而已。天者明而信者也。地者由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信者也。寒者由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信者也。夜者由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由明屈信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入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饒而為風陰因陽則奮而為雷陽和陰則為雨為露陰和陽則為霜為雪陰陽不和則為疾氣。沖漠無朕萬象且矣動靜无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後一矣混兮闢兮其无窮矣是故致者計乎此者也。曠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由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有理斯有氣。上斯有形。上生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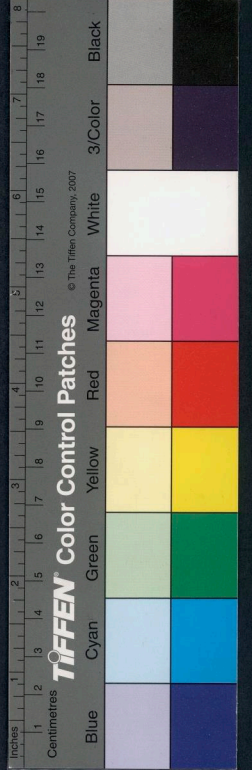
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化生者變化醇者醞釀土之陵積水之澗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變化。生之莫測其神莫知其能。理之所始教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後孰孰孰孰分性存。道義之門老氏為虛釋氏為無形名失實陰陽多物異端曲學焉乎不渝哉。有理斯有氣。上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上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同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以出禮樂知其所等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遠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教。教者孔子之序也。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則則幾矣。人非無知也而真不為顯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質入。



所矣也而此我有多心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祀者衆以其知之非  
直我見之非真見尔○著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  
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與火之焚亦性之而已矣○物窒而理虛  
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窒暗也萬物善不虛明而惡  
於窒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者數之通也窒暗則惑○則愚○  
者數之塞也○陰陽五行其軀而用之而軀者耶渾渾淪淪而此  
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泯合之而知其異折之而知其同微  
之而知其窮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屢矣哉○陰陽相為首尾  
者耶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  
凶即長者盛而消者衰即進者利而退者鈍即周流不窮道之軀  
也夫得相形事之紀也○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  
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  
耦言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先後先向背進退透順觀類集  
物不遺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極陰陽之精互哉其管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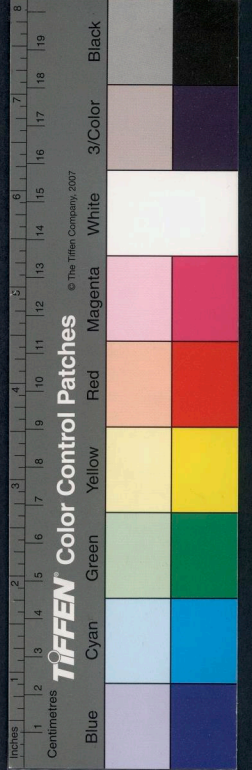
氣術環送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化之漸化者莫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也中也不二則不能又  
非一則不能神○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故  
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故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  
無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  
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形氣之元極實充焉  
極無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善偏不善矣氣之善者  
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道  
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軀故  
中者少而偏者多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  
禍福之所由著矣○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  
其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絲  
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心無聲臭可聞也主焉化  
妙焉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邵子曰性者道之形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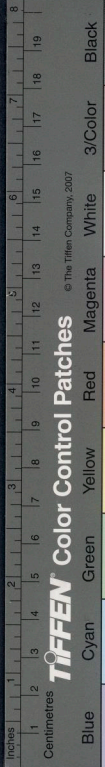
道妙而無形。然則仁禮智其而昧著矣。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昧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蓋性而自強，不息焉。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不能以不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性一復其仁，蓋有不能自己者焉。○非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昧乎難知難見者，微乎。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必貴同而賤獨。○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象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廢也。立百世之上，與百世之下，而亦莫能追也。○天地之位

也。四時之用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數始莫莫，妙於無形，非卦非用，非動非靜，其義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歸正，天地也。生品覺感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而神是曰聖人。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順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弱也。人能超乎形氣，接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奇而止者，偶得父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數者神倫之叙也。無叙則彝倫亂矣。其如禮樂何哉！人心動靜，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人之一心，實為真主。其昧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休，與鬼神不離。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的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惟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窮也。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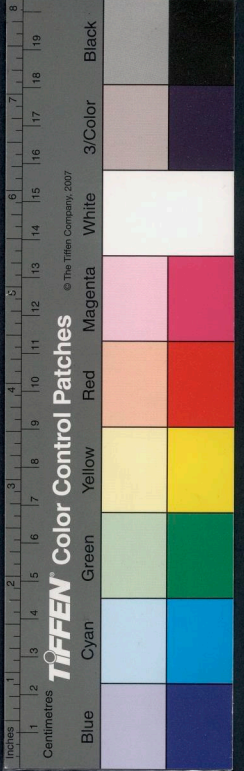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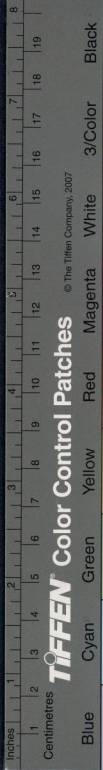
分之故無外不可窮也。執窮之故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慶之  
 莫或其遺匪神之為不妙於斯。禮義交際其善化所入之門耶  
 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有命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其  
 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  
 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充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克禍福老彭得  
 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明禮而後  
 可以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礼之道老  
 佛之道也非理之治焉。若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  
 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自靜  
 凝靜已而動動已而靜一前一前一動為氣為神為鬼為神人心之妙  
 萬化之窮劫靜之微。天地之化不翁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  
 萬化之機動也。氣之消息也以漸氣之息也形之生也氣之消  
 也形之毀也。潤萬物者莫澤乎水化萬物者莫疾於火水火者  
 離乎氣者也。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焉。

生化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為物終始隨之而變  
 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運之為一折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推  
 一。二氣之初理始於無五運迭至理藏於智或為之先大矣其  
 原或為之發復性之間大本太始復性無已二者不同一而已矣  
 二氣之神陰精陽明消息變化有立有行立則形具行則氣著上  
 下不儀先後其施一行一立為闢為倉何千萬年無終窮焉。河  
 圖圓圖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  
 叙時卦者陰陽之象也時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應數非奇不  
 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為象則奇凌而無用。為  
 數則多偶而難通陰陽五行固非二卦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  
 用殊非深於造化者孰能識之。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耦  
 洛書非無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者陰陽之對峙乎奇者五行之  
 迭運乎對待者不能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  
 之生萬化之疑其妙在乎。乘以耦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

可遺者乎。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  
 陽之始也。五陰之萌也。三陽之中也。七陰之中也。二  
 陽之長也。四者陽之壯也。五則陽極矣。六者陰之長也。八者陰之  
 壯也。九則陰極矣。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  
 而餘則一也。一者數之始也。九者數之終也。一者不變而九者  
 畫變也。三五七者變而少者也。二四六八變而偶者也。變之偶者  
 不能以受乎奇。變之少者不能以敵乎物。奇偶相參。多寡相函。其  
 惟九數乎。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  
 二。竊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夫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密。而鬼  
 神知數。即知物之始。即知物之終。地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始于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  
 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大。本  
 化人事之始。終古今之因。肇莫不於是。皆焉。中者天下之大本。  
 乎。自一而九。自力而一。雖歷萬變。而五常中焉。落書數九而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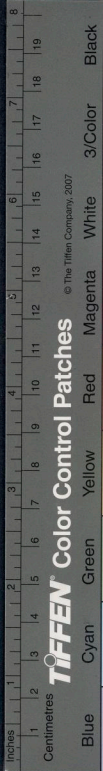
為用者也。有對以凶。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  
 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木寒  
 而火熱。理有相順而物不兩。以地數者動。以天數者靜。地家諸靜  
 而之乎。動者地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動之。所以立清濁未判。用  
 實先為天地。位斯立。為用既為。麻復為用。休用相初。此天  
 地萬物所以生也。而無窮也。流行者其陽子成性者。真陰乎。陽  
 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倍。養生至不窮。各以  
 存乎自然。而然有不容已。非智與仁。易突終始。言天下之靜者  
 故君子立正以俟時。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為水而賢其  
 德智也。二為火而其德禮也。三為木而肝其德仁也。四為金而  
 肺其德義也。五為土而其德信也。一者九之相也。九者八十  
 一之宗也。圓之而方。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  
 以載物也。四胸所以成物也。數之無外。養之無內。解者造化而不





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亦九不生非十不成  
 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以十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  
 行之叙也方隅對峙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是  
 其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以相為經緯也。九者生數也十者  
 成數也生者方發而未形成者也具而有象未形而有形者變化  
 見也。有象而無形者其用藏也。是故兩以潤之則以燠之則以飲  
 之燠以散之風以動之其空物也不潤則成物也不成生居物先  
 成居物後故能為奇故能為耦。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  
 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道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  
 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理也不誠乎數不誠乎理也。故靜則察  
 乎取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變無  
 不獲。正氣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問數者天地之間氣  
 也。其吉凶也。雖其進退消長之道。故。數由人與數由人成。為  
 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觀於

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  
 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預祥。國家將亡必有妖祥。  
 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究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  
 舍凶而趨吉。謂焉而無不告也。求馬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  
 世而不勞。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上焉者安於數者也。  
 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子焉。者謂之賢厚之者。愚而  
 已矣。愚故歷數在躬。不以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  
 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適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  
 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  
 而占。謂之濫。隨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慮。有不占也。而事無不  
 應。有不占也。而用無不誠。誠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素。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  
 心無管攝。顛倒眩著。又豈有所行乎。○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



中庸

卷之六

七

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蕪天地而  
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  
神地灵非聖人而誰為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衷也  
湯武君臣之缺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五  
行在天則為五氣雨陽燠安風也在地則為五質水火木金土也  
天有五氣雨陽燠安風也地之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陽為質  
地交於天而水火為氣二變而三不燮者二得陰陽之正而三得  
陰陽之雜也故二能燮而三不能燮也。善養生者以氣而理形  
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万物無不和  
矣不善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上結於形耳目口鼻猶而私滋腸  
竅惡寒寒滯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耳有五聲目  
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  
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也。配者氣之始

冲者形之始也中者始之橋也用者物之室也終者事之畢也  
者仁之先也用者義之端也公者禮之開也或者管之剛也中者  
進之完也原者近乎中也伏者遠乎中也近者進而遠者退也近  
者息而遠者消也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數終而復乎一  
其生上而不窮者也陰之終陽之始也夜之終晝之始也歲之終  
春之始也萬物之終万物之始也是故入乎此者所以出乎明極  
乎幽者所以俱乎動而天地之終其後天地之始乎。一者數之  
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  
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燦然於天地之間矣。歲十  
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幾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  
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穷五氣以  
序而流通風雷不測而震之澤万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  
天緯地立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  
以序朋友以信教之始也

中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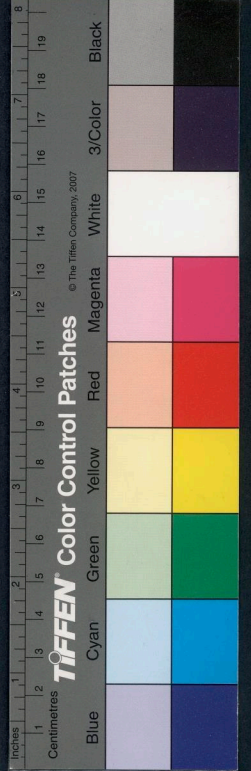
卷之六

七

昔者聖人之原數心以天下之疑以成天下之務以順性命之  
理而事辨物彰任察來心識者理之時也辭者隨之義也吉凶者  
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而吉凶之夾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  
千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而山真氏奏劄云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收  
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夫無一事  
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  
親庶政內稟慈謨以資政之其以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  
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辨形於近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流及側  
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朝廷之宰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  
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長是昧之理  
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  
所為一與理合則不祥教令而自享上之所為一與理悞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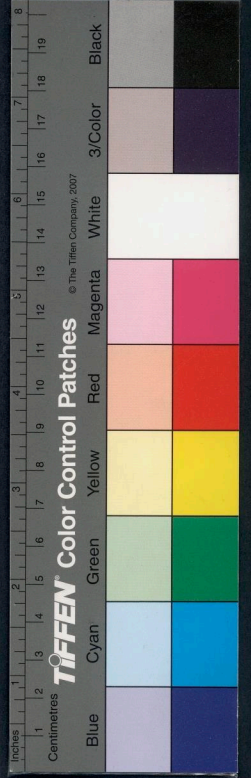
刑僂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  
曰有廢有興出入有節師虞夏言同則繹孔子咨衷公之問曰象  
直錯諸枉則民服卒在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  
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倉謬而比獨見者  
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  
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祚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  
施為動關理亂嘗試之謬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  
心於上使群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  
簡後材猷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為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  
實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  
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久恆  
衆志者毋乃有未適乎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行  
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入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  
問之則其厚者必其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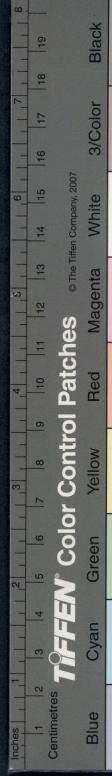
治豈難致哉。敵國外患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則敵難  
盛而不足憂。根本虛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竊以為  
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  
帛菽水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  
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一季  
足以安隋厥效甚明不可誣也。今朝廷之上紳綽濟上夫豈  
然。勳之士多於若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言者少。故  
論罕聞。薦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誠欲收用賢之  
效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我委珮畢萃於朝廷。開  
心見誠。俾之除陳黜矣。大臣虛懷無我與之商榷事。宜母  
察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母墜以虛文而情意弗悅。則賢者  
之所有皆為朝廷有矣。如是而內之根本弗強。而所慮也  
閻閻子。將保晉湯必。先有以寬其民之力。李牧將匈奴必  
先有以養其兵之餼。今四方長人之官無字不聞而切實  
甚。頑道撥戎之帥。誦辨不勤而培充是務於

有罪同而罰異者。情之則其輕者必。其人而主也。其重者必。而寡  
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知天之於萬物。栽培覆付之無心。而  
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葛亮備方之佐。而具言曰。吾心  
如秤。不餓為人作輕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  
且思焉。況堂上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  
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綱  
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罰一人則使凡為惡者懼。此今日  
收人心之二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  
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交堂。今中外同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  
慰之。臣恐携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群臣之所  
共知。顧恐度所惡聞。未有以當告于上者。然臣區區。豈欲朝廷  
專尚姑息。苟為靈滯。以收之。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循天下之  
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  
三大臣。深休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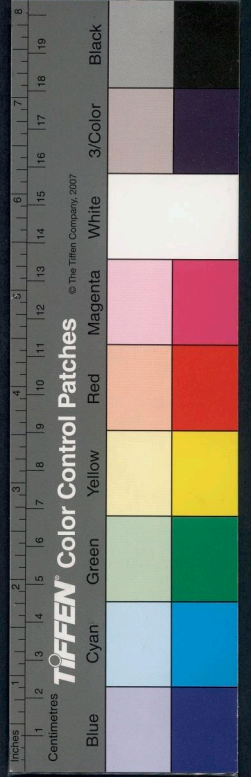
是乎况貧至骨矣呼其民俱病一至於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擇取  
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庶民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  
將而不其倚倚之亂氏如于師軍如家業欲求食業之風均使繼  
接膠之惠憐人有生意而土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非強非所  
患也○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  
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靈蝕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孝可以  
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義之  
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孝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身之  
樂持身以敬則靈知神明在上而為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  
多則規教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  
之明知水之清理義當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聖人之道有  
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  
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孝一書中体而用本末先後尤明  
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孝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

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謂齊  
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少以此為據依然後体用之全可  
以盡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特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  
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論道義自昔好學之君  
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在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嘗欲用大孝之  
條目附之以經史叢集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忽上志圖志義之遠  
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歐歌亦嘗少忘願居先事則取前  
所欲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孝衍義者之心帝王為治  
之序者是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  
為孝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孝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  
謂綱也省之以明道術潮人才審治体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  
也必之以崇敬畏戒淫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謹言動正  
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己嚴內治定國本教藏屬者  
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綱目焉每條之十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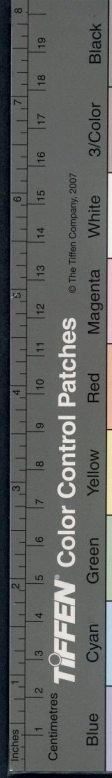
以聖賢之典訓次之古今之事跡諸儒之擇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益沈無法醫論阮長孫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昔越王勾踐遠范蠡之諫驟率伐吳以取夫椒之敗而有會稽之捷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深而謀敵者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嘗怠忽而輒發力不懼禍而自強夫剛強柔解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靜慎切難矣之意於柔伏卑諂之際卒以報吳而謝霸於中國唐德宗經南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恃強伐四出驟動塞諫一遭淫原之變莽然山喪姑息常歸其於削代之時自丹王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之始輕於率事則同而持之於末則異所以有勝負強弱之分也昨者工師之出爭訟盈庭一不服顧言謀宴謀視昔何異天符未至使偏師携銳而歸欲聖心昭然覺悟知越之未易畜未易之未易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得而用力益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勾踐之功尤有過於后日若

曰敵不可圖而使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其所就類皆秦社亡復自齊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一日無逸則盡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為嚴恭與畏天命有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有聖相傳同此一發曰嚴恭曰寬長曰祇慎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無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暇以為法而曰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濟困不爾荒德不敢飲皆養享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輔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尔受命長矣藤祿尔康矣而繼之曰有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其翼諒必有知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湯勤者物欲而雍保者德性近死道絕御之時多而親季士大夫之時少則逆逢



宿感無非物欲皆惟欲德知且傷生惟存孝者德者別之於前而  
翼之於后俾日間正言見正行壯志後於將萌誦過失弘示死則  
其心恬適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術也然則陛下  
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為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善周頌之饗為保  
祭而作也而曰假式皇考綏之孝子又中之以履考紘在之言蓋  
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后人也陛下嗣先皇之  
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在因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  
尤重夫必勤於繼述競於保守然後神祇知考歲皮崇之而  
錫之以无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  
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靜則壽也仁者之心細乎  
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氣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  
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隨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於  
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  
有紛然躁擾而克存者此陛下所宜深勉也○五曰有德則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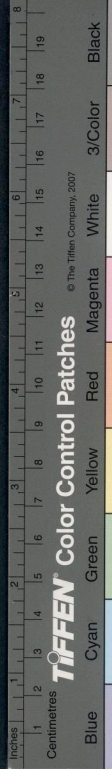
精和濟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以時而  
增順隨順所取焉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壽之所為有自壽之  
故天亦壽之此所謂哉者培之也也也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  
有不求非天大民上有自天之遺故天亦天之此所謂隨者覆之  
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  
力也秦漢以來異說橫行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  
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  
蠱置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及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  
靈武皆莫明離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大史奏  
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天  
之示戒所以成愛陛下豈為區區胡羯計哉漢王嘉有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蒼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  
之心則為實意修之以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功有是  
三者應天之道得之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為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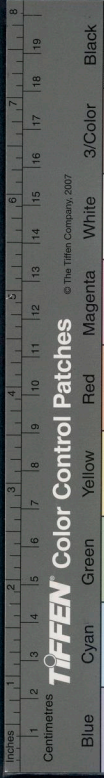




教為人君立萬世之范首之格物致知下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為及物之原管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而臨儒之辭出有章句之詔垂臣士所服膺晚而知越謂淵源遠矣實東齊教人之微旨而綱目繁然歷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嘗竊讀家藏之時念將開講於黎明雖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日月光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難進於亮朝音體難於禹鼎不重菲薄欲效離塵遠惟三至之說俟結九重之志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默敵不忘君每趨上於報上潘翰皆置筆矚矚日以窮年首別聖賢性命道德之言學來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繫此書凡諸老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宗溟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卑遜志克厲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之篤來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熟亦考易顯述者易道又其孰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會立焉社會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惟德意而治民命也或曰社會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豈以廣惠為我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會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已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宜我繼社會之弊非法之舉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不亦薄乎惟後人之毋忘公絕始之藉續其緒於既成而社其輝於未也雖以之百世可也突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政府之續在○霸州惠民陰記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斷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把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其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空而城長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其兵之在籍者寓于壘者教之率以去期年士或就紀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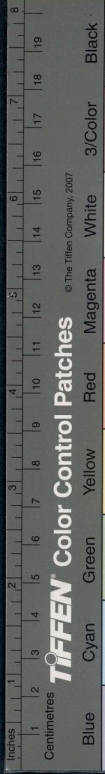
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熟亦考易顯述者易道又其孰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會立焉社會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惟德意而治民命也或曰社會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豈以廣惠為我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會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已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宜我繼社會之弊非法之舉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不亦薄乎惟後人之毋忘公絕始之藉續其緒於既成而社其輝於未也雖以之百世可也突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政府之續在○霸州惠民陰記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斷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把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其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空而城長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其兵之在籍者寓于壘者教之率以去期年士或就紀律公





曰可矣猶未也夫古時其時民時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  
 百也斯故號沃壤中與以來流補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  
 不鉅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者財萬計焉以廩吾兵且不給  
 諫不幸有盜之蓄蠱蝨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為二千石于此  
 而奉養當於斗食更非然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費而用也謂圭勺  
 之贏遂以遺吾民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屢有餘歲幸此  
 登粟之在民者亦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匱  
 則以蠲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邊之畫也迺簡僚吏之材者泐  
 厥重凡與舊者優其直示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糜錢緡若于  
 萬十百有奇筭詹若于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題倉倉者公志也  
 夫民食足然後有立人心固然後可冀於死守昔者孟子譏王  
 道於戰國曾走物也彼乎也爭城之將從橫游論之士未有不  
 其行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非自安而欲其死也其生而欲  
 青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辨以深其利則以大蓋調濟乎孟氏

故其命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尔始倉之成公既  
 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其識之其效以論後人俾  
 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成玉  
 書猶弗足紀特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之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  
 倉不可廢姪識之朕異時有考云釋事記畧嘉定十四年六  
 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於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  
 者曰夫睦家庭之事也子以名斯亭何哉予曰古者合族而祭事  
 已必有薦私焉祭所以尊上而無所以親上其義一也予之為是  
 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立龔在是也有精舍焉吾王  
 父先人之立龔而春秋饗祀無以為會吾宗族之地是知尊上矣  
 而未知親上也凡人所為濟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  
 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喜焉而攻由功焉而綱由總焉而至  
 於無服辟之巨木百圍支華扶疏而根幹則一夫豈容以異觀哉  
 然予之所以為是亦非為今日慮也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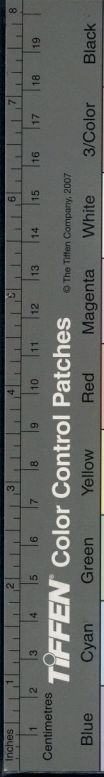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是為吾王父王父不子二人焉夫為吾先人若吾叔父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兄若翁是也吾之弟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僅有蓋相倚以為命者夫焉得而勿嗚耶予之所以為是者為後人慮也○竊思齊既運乎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欲創其大要書而獨之以備勸益之銘惟有志于學賢者不然欲一也而實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肅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繫尤在於靜澹居然屢愈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縱者無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有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猶之明雖未昭物能昭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及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戰戰焉非動而神明昭然若爾思然以真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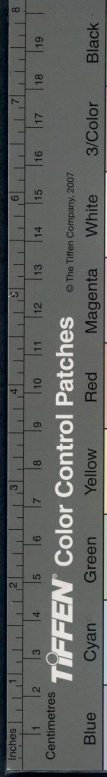
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詭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喪其心終無用焉其端誤人每曰如此使心而無用則余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耶論至聖人然後亡繫晉伯其尚質於于滋動靜循環無性非致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服極養功深又將自熟○高齋謙溪二先生相記云天地絪縕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焉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焉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適有在也昔為若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持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墜一維弛則墮若晉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敗後者以是耳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專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或不同然春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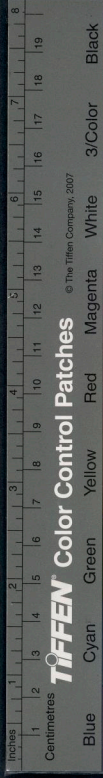
而亂賊之禍熾揚墨匪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為乎此聖賢之經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者重仲舒氏揚雄氏輩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類其言而世之學亦猶知尊道而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細使申韓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者幾希故嘗謂若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勳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與乎三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嗚呼斯者蓋味其言而思其入心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瞻乎若光風霽月之絕知道道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軀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跡未嘗不存周子言其軀而用亦不外是也繁林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君夫惟筆舌談說足工而亡及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感世實利為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

之志果矣其為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曰而安曰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為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禪定所謂禪定者乃然林林而巳尔漠然清虛而已尔人之一心既定化俾大者以其往來闊闊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軀不感之殼也其可乎雖然定之難能也又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掄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於履功名之奎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騷其心志之域者空至錯立于前幾枯槁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其艱疾若破山之震其屢蕩若峻屋之風其眩亂及覆又若一葉之飄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微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物則物為主而我從之古之言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日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



立酬酢萬要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  
 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愛義未精  
 而微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  
 窮理交利為用東魯西洛之正禮有不可誣者○隱山惺惺記云  
 柳子昂言氣煩則慮亂則道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  
 且使清寧平矣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是  
 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其非至理雖林道者不特窺燭而繁然畢  
 觀然自學者言六則身而恬靜觀水而發有本風雨霜露接  
 乎吾前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增升高而寓目焉仰太  
 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  
 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上終日不能與為一其登覽也所以為迷  
 悟之地豈獨濫頌疏墮而已邪○存齋記云墨莊葉清父以存名  
 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有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  
 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一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

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然必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  
 亡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特操而存者也然曰操焉業  
 曰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礼制心  
 懼一念之非礼而不能存也曰操實不心懼一念之或或而不能  
 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係以吾之存中庸之  
 戒不睹曲礼之備若思所當無缺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  
 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焉約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  
 存上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上若存用之不究其未  
 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非乎理矣清父顧兼  
 取之于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  
 一清父其始念是而瀨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  
 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冠恩堂記云予謂侯之名  
 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法範之曰審中庸之弗措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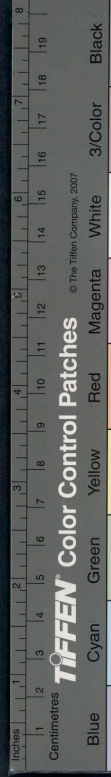


其思也易之謹也於邪其思也誠其思者蓋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溺於欲者也故聖人於誠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絕至聖賢之福奧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則天也敬者人之所以虔幽室如十日之視月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獨者也必曾深研其說以啟侯之末悟則復齋其人勿齋記畧云江西方士揚林文書子記所謂勿齋者予曰勿之為義吾子亦嘗深味之乎夫視聽言貌思五者相因而不相離者也而孔氏之告顏淵洒獨明又乎思何哉蓋視聽言曰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為聽不然則耳目口鼻紛然用事其能公乎禮者殺希然則勿云者正即心而言也心之官而物聽命則非禮弗得而予之斯其為求仁之樞要歟乎

論之言渾融涵蓄獨於勝私窒慾之際其辭嚴焉故曰已不欲勿施於人曰過則勿彈改又是昭言皆所以勿禦也乎不可把也蓋去惡弗力則為善弗勇勿之一辭所以為禦強敵之五兵破擄流之巨楫也休文而誠有本於此上可不思所以實用其功哉其又可不勇於自拔也哉○重建王忠文公祠堂記忠文王公之守泉期年餘四月爾眾人思之愈久而弗忘公何以得此於民哉記此者不云乎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道遠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本其所繇故首道學與自修而已爾古之君子論學以明善修身以成德非有願乎其外也然由義之精而致用由己而及物其積之有源其推之有在故雖沒世而人弗忘夫豈至是哉嗚呼往來者有心於感也使民驩慶者有意於悅也後雖有循良之吏去而為人所思愛非無心之感其視王民之望乎有問矣若忠文公之於泉其發德之盛善之至而民自不忘者乎○選宋薛善序○至自西山之章屢掩開諸客足不越

申實門一域者將其年于茲矣居一日焉程生君來詢而言曰僕  
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且今從學於此固已有  
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峰嶸乎其中有不可過者夫然  
後知其為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報予曰昔人不云乎  
吾以為難則易時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  
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地雖微子增聞之君子蓋厚問  
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  
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為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為者用藥  
以去病也而有養者則又調風愛護以杜未然之疾者也今吾子  
於私意之萌滋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  
而未奮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  
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己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恣  
玩尚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前蓋亦感勵奮發如去  
糞穢如除惡蠱毋徒倚其知而已也書曰苦藥弗瞑眩眩疾弗瘳

夫賤賤所以愈疾也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  
以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  
自戒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讀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  
謬也陰潭州陳教授序云籍病今之職于民者未嘗不曰治之  
難職于士者未嘗不曰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亂而難論也變許  
有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民者  
口于誼而衷于利者衆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相踵也是其  
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蓋亦反而求諸身乎夫心者一身之  
主猶之有司為是取治與教者也耳焉手足為皆聽命於心猶  
其稟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御衆形也其能使之不隨所著  
而遷乎其能使之動必以礼乎吾見彼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衆  
矣夫治之而非馴教之而非率則知愈而疾之未聞耳月四辨之  
不從今而能懷然自各者蓋誅泗之道聞爵不行於世土自一命  
以上知治人而已矣其朝夕所役也者大抵以求人之過而已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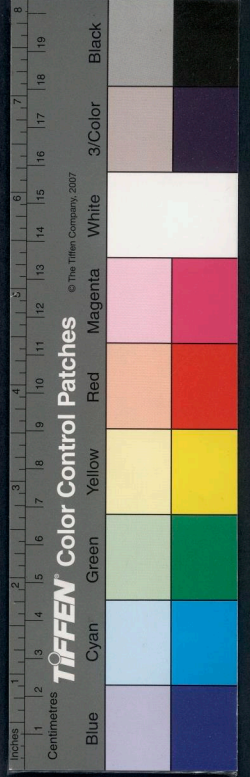
之內也以此之心而為政以此之孝著於其書故能為成周政  
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  
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蔽而在位非其人也  
元元愁痛而止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  
人主以修政者一以家與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  
以輔導為政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  
興之而使長與治焉修於家有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沉  
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醵養民有政欽民有制刑民有典宰天下  
疲廢憊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  
去或千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  
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  
能言乎新室盜也字文狀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遺者  
莫如唐大序然無端身明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  
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得儒者詳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得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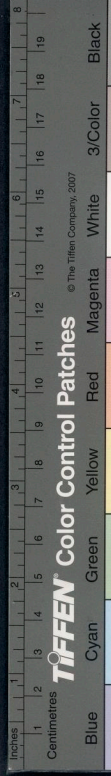
之內也以此之心而為政以此之孝著於其書故能為成周政  
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  
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蔽而在位非其人也  
元元愁痛而止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  
人主以修政者一以家與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  
以輔導為政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  
興之而使長與治焉修於家有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沉  
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醵養民有政欽民有制刑民有典宰天下  
疲廢憊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  
去或千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  
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  
能言乎新室盜也字文狀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遺者  
莫如唐大序然無端身明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  
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得儒者詳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得儒者  
之內也以此之心而為政以此之孝著於其書故能為成周政  
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亂之源非一而大畧有四焉君  
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疏蔽而在位非其人也  
元元愁痛而止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  
人主以修政者一以家與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  
以輔導為政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  
興之而使長與治焉修於家有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材無陸沉  
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醵養民有政欽民有制刑民有典宰天下  
疲廢憊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于六服之遠地之相  
去或千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  
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  
能言乎新室盜也字文狀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遺者  
莫如唐大序然無端身明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  
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得儒者詳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得儒者



又詳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歎之王田安石之身所直竊其  
一二以自蓋尔安得深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  
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其蘇子之春秋  
用如歐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也使周禮常行於天  
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矣  
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  
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閩中之張氏其所論說  
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  
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同大學器者有形之物也  
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也道兩者未嘗相離蓋  
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  
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  
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骸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  
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首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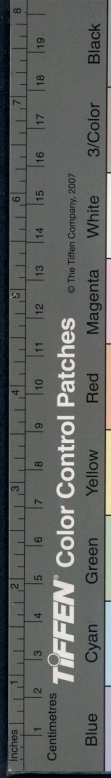
燈燭形而上之理也且如米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  
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  
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須離苦器而求理  
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失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  
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幸者有省矣用功之味不至馳心於  
虛無之境也○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米炭  
之相反然一必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宜也苟以義  
為心則事無不相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  
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必已害於人爭鬪攘奪於是乎與  
己亦豈能享其利哉○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  
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  
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  
人與物也與人皆共以為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  
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





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陷於天地故仁人事  
 親如事天事天知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夢之  
 覺為精微周孔占夢有所謂正夢者有所謂噩夢者念有邪正  
 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者  
 也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  
 物皆妄也然隨武曠王夢吳娃而吳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宣  
 中果有所理之本入梁武帝夢河此諸候來朝而侯景果至此為  
 人者皆因夢而召亂雖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然隨武曠王溺於女  
 窟梁武帝感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士驢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  
 亦其夢之不正者也○爾陳仁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  
 而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其及得天地之理故也  
 一端而仁之一字乃真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為人  
 不可言人也古者聖賢窮上業上以感其身者欲全其  
 為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鹿為匹夫自有其貴者存故

夫子之所以較疏飲水類乎所以陋巷韜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  
 聖師雖窮天下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幸者必頂先見得  
 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至重矣齊元牟此  
 心少有不安便視之如敝屣安而去之不以為難蓋伯夷讓父而  
 立則是不孝叔齊先死而立則是不弟不弟則不復可以為  
 人故寧捨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大抵古人見理  
 分明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後世義利不明人  
 以苟得為貴雖雖刀之利亦有其心不義而求之者不知天理既  
 喪已不得為人縱一時僥竊榮利其實去禽獸不遠○問疾不仁  
 云易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謂之泰上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  
 人在内則謂之否上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  
 使之无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  
 於外如此則治矣豈能使無小人哉苟萌天去之心則未有不激  
 而生變也東漢之小臣武何進欲天誅宦官而借力於董卓有唐



之末崔嗣欲盡戮宦官而惜力於未至心宦官雖盡而漢唐亦亡  
聖人之言於此驗矣○范氏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至  
德其言深矣此言孔子微有不滿武王之意也文武皆聖人也文  
王之特紂之惡未孰故文王猶得以事之至於武王之時則紂之  
惡已極殺比干囚箕子微子紂之族兄也抱祭器而歸周武王於  
此雖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宣武王之心哉文王武王均為聖人  
但所處之時既異故所行之道不同文王所處乃君臣之常武王  
所處乃君臣之變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其亦常而已矣然常  
道入皆為變則非聖人不可為故聖人必湯武之事每微有不  
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及善論秦伯之義天下文王之事殷  
皆稱其為至德伯夷則謂求仁而得仁此非彼湯武也蓋惜其不  
幸而為此不付己之幸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反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湯之變夏命武王之變殷命皆順乎人  
心而應乎天命也蓋紂紂之暴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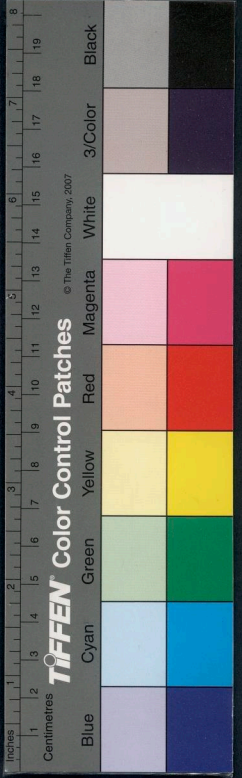
此處危而後已又豈天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  
曰予不順天厥罪惟幽論語微有不滿之虞者恐後世亂臣賊子  
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臣賊子  
於上而無所憚也聖人空言其為後世慮歟矣○色斯宰矣去之  
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嬖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  
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  
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  
見聚會之間猶必如此况仕止久遠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翔于  
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宰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楚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後生於楚  
王成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及符先王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  
此者也

謂聖人與天地本初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在人有人欲天  
地惟無心也是以於後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上而利利而貞上



而及元一逼一復一發而無聞人之生也初者全具惟其有形體  
 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側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  
 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克矣恭敬是辨之  
 發亦然此孟子所以勝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裕甚微  
 亦猶陰陽之氣光於二至初皆剛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  
 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  
 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  
 蓋無一歲而不然者入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所  
 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  
 之則一念之艱隱可以濟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  
 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克之也桀紂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過絕之也故曰苟能克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克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  
 此可不深思所警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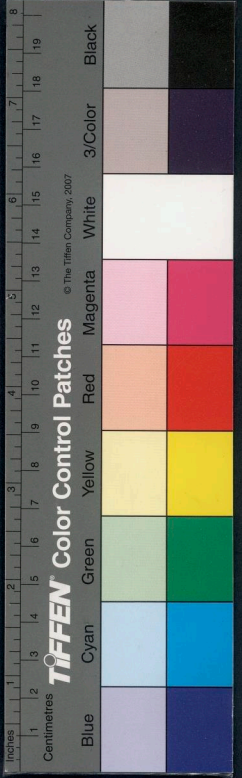
堯強弱之分不在女母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  
 尊受人心豫附運掉伸縮唯所欲為以之治財財可豐以之治  
 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也  
 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  
 保其國自度槍撥衆志渙散天下之用武不急于治兵而急於選將  
 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古之用武不急于治兵而急於選將  
 上之怯勇矣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安而有不可敗之將夫則  
 營分戍坐糜廩祿捐軀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之不致命是豈  
 亡其故乎登壇授任既多非人宜置權門藉以取辨推膚刺簡罔  
 卹怨恫平時仁以繫其心緩急何以責其力自昔人注不必奮然  
 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漸耳  
 日寄於言青而不撓於近侍之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已也非  
 必公然不自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  
 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則權雖在己未嘗不在



諸書彙編

人也○露零云敢問所以孝為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  
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  
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愆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  
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  
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  
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  
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遠其理之常者凡  
民之所以為禽獸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  
懼耶○程頤云天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  
者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存焉優游  
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迨夫焉得不裕然聖人人言益長裕而  
不設慶之尚然浸淫培日如益而不自知是之謂長裕若有  
設張造作之心則是舉首而助長矣何裕之云○程頤云子益  
見夫冬之為氣乎木屑其根斲不其封疑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

化發育之妙實胎乎其中蓋闔者闔之基其者元之來而良所  
以為物之始然天一書破者三有以之積多者功以之隆而  
後乃一日之冬天樂之間象載俱冥會如未判之鴻濛絪縕人之  
身體雖憂有可當以造物而為者必當其心必肅其躬不取也然  
自彼者皆之上使使焉非謂得之賦吾之秉賦日乾曰龜容  
一效之間所而昏冥必忽之際尤當敏謹戒之功蓋安其所以  
為朝禮書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不既  
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為特勤靜交養則人欲無  
隙之可入天理動乎其間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  
矣庸安作儀以自後常深乎理個○國朝多播與諸君之心德  
懿不稱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  
通也其所以固我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  
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勤靜循養而靜其本故元根  
於真而德基於密不虛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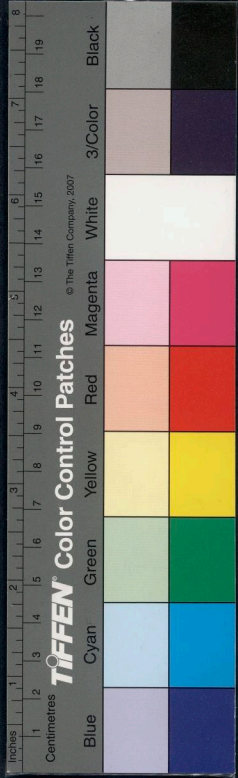
世人之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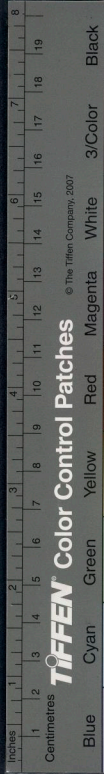
適以害道不若林屋之士靜觀密察猶能掃萬化之原要之頭緒不切切不出憂宮察為問善李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慮慮蘊世謂感應之言獨出於老佛氏非也善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皆此理也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及善而之惡尔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誠畏齋要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有而不失矣循性而行何性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即所以事天也鷄鳴而起禁以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自是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幸而惜之尔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後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蒙性氏以軒冕為寄以形骸為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對也幸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管領之尤者也○下皇太子晝天賦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然久不勉也蓋此三者而誠之休具矣何謂繼

交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怠然勉惟一腳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率其略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容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容者姦邪而諉為敬賢之國此妄也非誠也修教於大廷廣眾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茂而慢忽繼之儉約未茂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齊常暴宗之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具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臣之易彰也意愈少差則觀感人知之不甚可畏哉考之先聖養及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負謂其体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体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况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下丞相書畧云顧嘗文復諸

為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論謂秦法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  
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  
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行懷其愚未  
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欲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  
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  
疑雖劉禪之庸亦卒國听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信諸葛蓋心而  
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諸葛能受  
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徐晃於之徒亦沒身懷恩而弗怨不惟  
李固信之當時尊之而漢虞之約則明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  
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  
違者而况於人乎今諸君之信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  
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憐憫同然與物無間刑之表奏則忠懇足  
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  
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意不偏於罔功刑不施於貴勢蓋忠誠

時者雖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祗小吏也其行可變則  
越次而進之馬謖上賞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恃心之平無  
異衡后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  
始一欽敵上不交於君而君信之不下斲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  
李不言下有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後  
教群下狼心焉以集衆思顧忠盜為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乎見  
破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僚度退然有托於不能之  
地若無一事之不負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弗窮而是非利害  
之錯出者難見吾能集衆人之智以為智合衆人之慮以為慮則  
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向以揚眉矜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  
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譏已夫以讚已者為忠則忠言  
不得進矣以譏已者為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等  
論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苟有忠厚於  
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





用心主於為國而不為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私然國既安則  
 已未有不謀其利者彼性播適之人惡人之議已而不知其受  
 已也悅人之讚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諛為忠而不知其大  
 忠也以不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為不可  
 及家共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賜  
 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款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  
 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威已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  
 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無私忘我如侯之所為尚有當勉  
 者乎○有諫議盛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管朝無務豈肯比之次  
 易平蓋位虞雖象足憂而骨鯁之人為可懼秦惟其官迫庶著  
 皇李根株四筆補造化其東才乎之可倫東陳天人為西柳收  
 廷之首宛味劍此直玉端快清冊并終年不改交怡之操請與  
 歲獨高靈語之風志有國家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亡遺種靈也  
 多事尤願告獻於世聞之遺已無斷於長纜補表我之闕願

憂民如此神之憂民其可已乎然守能憂而不盡致之福憂而  
 又孰敢有神也今早動視夫神於是為高而不動則高亦石繩以死  
 民臨之食必將飢餓流離以死神其怒之乎夫人心無間而  
 者也其之思猶欲顯天以報之神與天本無間乎每當于天而  
 賜之雨額不甚易乎以神之靈之仁必能哀憫斯民而德所以祐  
 之者用敢頓首以請○齊東州李即中文云仲冬辛卯晨吳後皇  
 齋中情之弗怡若冰炭之准燭粵有燭于之書來從九江發而視  
 之則吾負之使君之計也穀于食而饑寒沾于禁而淋浪胡斯世  
 之不辛而若人之云仁靈呼之哀哉若之天資清明繼釋君之問幸  
 深潛蓋至氣夷且温而發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洎然下近名  
 之累者在云自有交情能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遠君弗必  
 為卒若雖我從我豈以為恩君西我我施南下相与夜宿金山  
 之上江濤轟聲風濤震撼驚動論之辛發旁養離于鬼神至於天  
 欲入欲消長之機言言是正邪之辨慶慶蓋之剖析極深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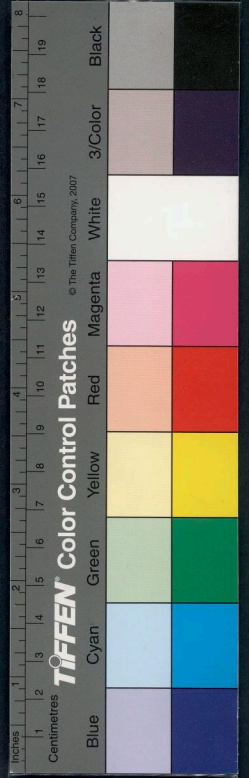
區分方且自視歐然念靈心之式精玄哲之多辰朝全書而圖制  
蓋其用志之剛進德之更匪為重七而弗自已者直欲占人之  
鄰為學哀哉以君之忠誠雖常使見用于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  
則上將有補於主德不將有功於生人惜哉不用猶當者書曰言  
聞幽揚發遠以邇而浴之淵遠近以縉紫陽之縉業尚有光於斯  
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登徒齋志而沉淪

鶴山魏氏論畧云宇宙之間氣一至而伸者為神友而歸者為鬼其  
在人焉則陽魄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魄聚魂凝而生離則魂  
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神魂魄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  
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喜怒哀樂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  
而古之聖賢亦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周子嘗自南服趨燕  
獨得以上承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既論  
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天曰性曰命曰性曰陽曰鬼神曰義  
利細影影列分良曉然至知有所對於其身知身之實果可以

位天地者萬物果可以為美舜為周文仲尼而其求端用力  
皆乎箱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迹亦非若異端之虛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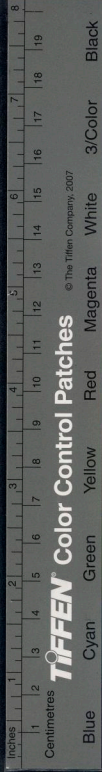
支離也○濂溪齋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道建圖發書  
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下筆者旁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  
者始得以肅然於沐浴之正履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帶衣俗師  
則論於異端蓋有不足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  
振雖三入於時官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  
孔孟絕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自代功用所闡誠為不小○天  
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正統之責然而非一人  
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脩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  
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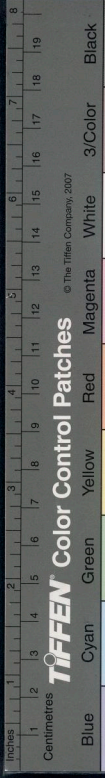
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表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  
標準以定雖氣數誠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闕乎曰如一日也自  
此間接授之法彙射欽讀法之禮無所不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



則又有得閔顏曾冉弟子左右羽翬微言大義天開曰堯萬物  
咸歸自孔子沒則諸子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  
為之闡幽明微著編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嗚呼是  
不曰天之所命而詭為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再指  
殊之後不惟孔道跨鍾子茂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  
無人則往上孤立家傳何意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  
盛兩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閩粵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  
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曰  
命曰氣質曰天理之發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  
樞要而千數百年背背渾渾濁濁莫究其說者至是慨然知沉疴之問  
大味之醒至于呂謝潛揚尹張侯胡諸儒切瑳切之分別白之亦  
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博者寡而味者寡此朱文公  
先生若以彊志博見凌厲學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過然如將弗  
識於是欲華就實及傳而切其旨久而思澤資深而行熟則實

精蘊合內外群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蘊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寬  
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體及中身論述靡覓惟先  
法巍然獨存中更李蔡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  
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楚原之文周程邵張之書  
同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  
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李者背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  
一致而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貫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  
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管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  
顯而微非若棄倫絕遠者之慕乎高而謙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  
猶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跌四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  
與具端果孰為勝者也聖賢既絕而閑浴之學與微朱子亦未知  
聖傳之與俗學孰為顯晦也孟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  
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世之稱朱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  
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亦是亦近之





而公之所以悠然自行之定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動物而不聲於物必味性情而不累於  
 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志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  
 而不至於放有元少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皆小已進退所能窺  
 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問觀時因靜於物因時起志因物  
 寓言因志發議因言成詩因議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古  
 之人君以天位為至尊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惴惴乃身是  
 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諫工師誦詩御覽鸞聲至史後先  
 人牽左右入主無一時可縱弛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廢  
 士在廟羸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蠹飛而會盈  
 日出而視朝上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度天刑日入  
 而索奉奏盛然後即安入主無一刻可暇逸也若此御見有度應  
 門警掖殿人上堂女史授髮彤管記過入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  
 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晝旣日業居肉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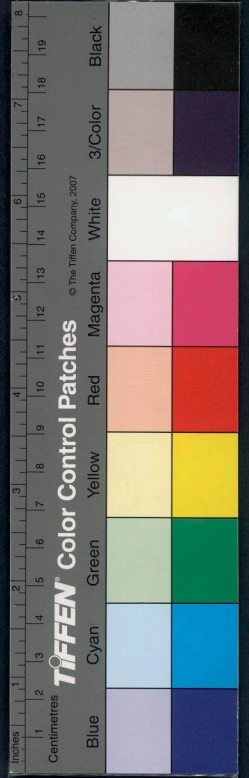
以天位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  
 保民雞千慮亦日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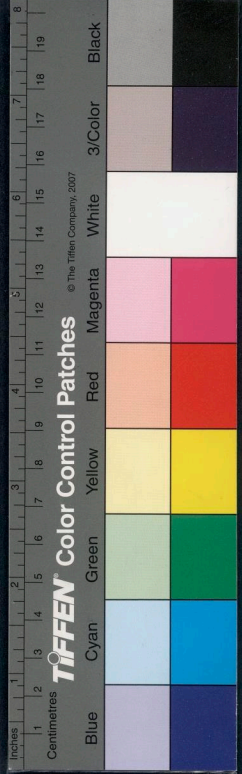
齊氏曰天有變者晝夜物有生榮枯率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  
 霜雪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  
 萬物日新無敝者也○聖人以王道為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  
 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固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已  
 以存心養性為相持不喪德猶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  
 者過人欲於情萌○有不虞書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  
 致害也無實而得慶可乎大書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  
 理也惟聖賢得言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具於是  
 無難處者無實而得言則難處者名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是  
 取居天無實而得名者○氏主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  
 師必言之聰明剛斷之資壹包容之量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



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君之可安之地而錫之也堯舜以求聖帝  
明王莫不兢曰業曰小心處懼日中不暇未明求和誠知天之所  
界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  
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  
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慮此言之  
難而慮感言之難知此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  
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  
其前當然不牽私愛不蔽私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  
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辭矣奈何為人上者多學古學為人  
臣者多夜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益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  
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  
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豈肯  
統上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舉熟慮而審處之乎此人不踐言  
之難所以為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此上之所操首子奪

德退當習生殺之權不辛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喻  
耶人君性元喜怒也有喜怒則養其喜以而思歸其怒以張辨人  
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請其憎以復怨甚至不  
無喜也誣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  
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  
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  
之辭有得其正者人若不悟日在數中力之若曹適發細隱以防  
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  
為急用得其人則無遺於防夫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  
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被詐用術干踐有徑以遠君心於此  
欲防其欺能防其不也○華人之非不可華其事要當先華其  
心扣心既華其事有不言而自華者也○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  
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  
心疑目取變易紛更日計月餘而歲計不立未見其可也古今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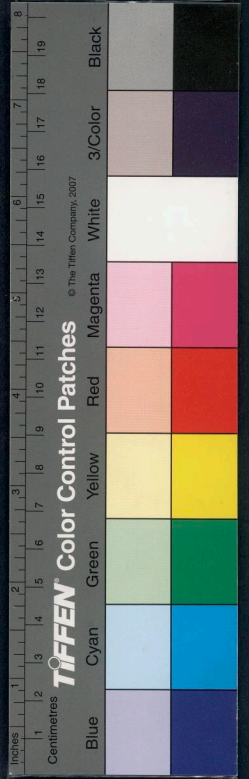
國視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將天下心無他愛與公  
 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於開  
 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望其公小民雖屬而未一有以便  
 吾愛於此為言其詞雖矣自非英厲也吾賢良之佐未易處地勢  
 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  
 吾之愛吾之公道與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  
 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  
 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  
 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實之周行則底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  
 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有論晦有舉一世而  
 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賞賚之人未有同類不相汲引獨人君有  
 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驅卷而賢者有不資於君  
 雖或接之以能待之以心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者者  
 或信用使小人參其間責其利期其必有周賢之名無用

之賢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糧祿以謝諸於天下也雖然此  
 特論難進者然化又有難舍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  
 難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於快已之心而不勝快民之心故  
 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王堯舜之安而後已故  
 其勢難舍况奸邪倚恃譴正舉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特見罪  
 刑之不免又可望厥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聖人自古及今端人雅  
 士所以重於海內靡依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  
 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  
 宜如何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  
 也故下德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變萬端而人莫能與入  
 若不察以誤為恭以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哀惡  
 人主固不能無然有不可者不可者何者而奸邪之人一於地合竊其  
 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榮隆於上威重於下大臣不  
 敢譏近親不敢言毒彼天下而上夏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即

謂此用也至是而求去之亦與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明誤至極  
此猶有說也如字文化及之故太宗物見其情而竟不赦斥李樹  
甫必賢英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遠邪之惑人宿如此者可  
不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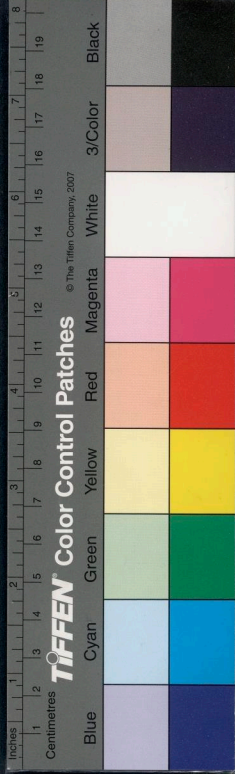
卓廬吳氏曰常人非無慮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忘思  
豈有忘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于其則而後為思之正則必于  
其得而後為思之成則也者帝之喪民之羣性分所固有率理之  
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非其綱力思其目也無和者心之則曰  
明曰聰曰溫曰絜曰思曰敬皆視顏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  
其有不得之者乎○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  
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也亦唯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  
所稟受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修  
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十一亦可謂  
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常觀此觀天下之人凡德之溫者壽

之壽良者壽量之寬狹者壽物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  
知也遠良也寬狹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矣非  
猛厲或忍痛欲輕薄踐蹂不能及也○誠者中之實也誠于天  
理之實為誠拘人欲則妄矣○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  
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也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  
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  
質之拘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  
地弱可變而強也金可變而煎也惡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  
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况其生而美者乎○勉生於不足  
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勉足則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  
以業之勉我及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德者反是○敏不  
敏天也李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辯不如蠶蠶可  
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李不敏也不敏而李猶敏也夫子上聖也  
而好李類乎大賢也而好李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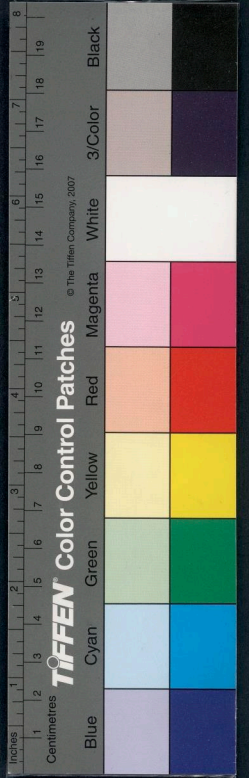
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  
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分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  
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化欲不矣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  
已矣君子之敬君子天德以備已以敬為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  
之德也後聖高之敬即敬也德之於湯為日踏之敬傳之於文王  
為成德之敬天子啓已公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  
顏魯子思孟子者也至於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  
至一無適也李者禮簡主一無適之說儒宋之能且當由謹畏入  
心所不當為者不肯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  
當為者不敢為充有為不敢為之心而進退為凡事至於一  
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  
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廢  
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夫易於溺人活人者色與貨也辨辨非  
義之事雖其不良之人性性畏人之知而不敢肆有人所不察之

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任保其不為之乎若顧  
叔子之性曰蒙屬若湯伯起之景夜却金若司馬法實履關道之  
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言心  
也故知言者觀之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地而言易深  
也而言淺貪戀地而言詞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  
淺開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諛貪念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  
偽哉○開誠心佈公道博學深思廣慮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功吾  
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  
明豈不知為相之難哉於主薄楊顛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  
孔明豈不知其言之甚哉然而罰二十以止皆親覽食少事繁至  
為敵國所窺而憂幸甚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  
何也嗚呼是末可以學之度淺識深也夫知相之難而未克自勞  
知言之志而未見察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  
言苟非甚愚者或有功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



曰是未可以常情度試識其也且當時事勢如何即以一本支大  
夏之傾爭若而致其身壽於國是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  
揚州之諫讀之幾孔以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楚三閭大夫  
竭其忠志欲攝宗國樞王信說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  
又信說放之江南原不忽見宗國駭駭趨於亡隸沉江而死韓為  
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讎博浪  
之椎不中則匿身下和勿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  
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  
從隱去諸將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蹤有刑  
益圖霸業得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曹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  
為晉忠臣及桓女慕容烈於起自布衣談文又賊秦滅燕滅震主  
之威晉作將易旣無昭烈可輔以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  
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  
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情節況生高志放撒起越古

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節者爾非天子命而  
也嘗幾何時不肯屈於擊刺而云允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辱  
姓哉觀述酒荆軻等詐殆欲為漢孔明之事而無其賢責子有  
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吾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  
三綱為骨先生一身而三綱乎無愧焉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  
則幾於同真矣誰謂漢魏以降而無斯人者乎○韓可扶張文正公  
侯漢丞相諫高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  
心之少時才學同其為有六殊絕之人物則又文成身事漢  
心在相辭狄文惠則意心在相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  
心在相辭狄文惠則意心在相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  
地則自然故茶子稱其忠義落落無礙不之可疑也○治天下者  
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有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



見賢一食三吐其常一沐三握其髮道文字賢大夫也所學燒磨  
之士七十有餘矣嗚呼嗚呼周公所見文字所學豈必皆其親舊  
而有所講求者夫年賢之臣雖容其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  
容人而天下亂此大變也天下豈所以引養賢之言而深切教戒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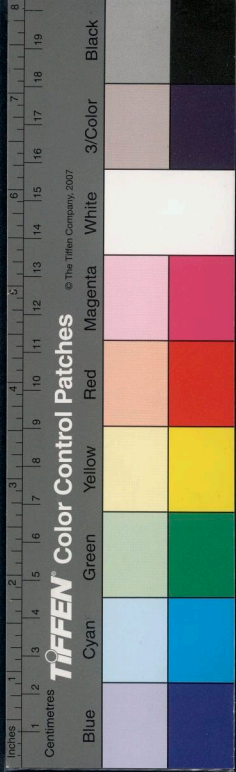
新刊增補大字三場備用諸儒彙訓奇語卷之十六終

新刊增補大字三場備用諸儒彙訓奇語卷之十七

老子曰聖人之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福建莆田勿齋王甘棠 纂釋  
江西宜春門人張汝周 校正  
福建莆田壺南朱介夫 增補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  
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  
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命命者憂慮不能處年壽長  
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何  
况於人乎○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罪莫大於欲禍莫大於不知  
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  
心爲心○道者萬物之奧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夫輕諾必



見賢一食三吐其常一沐三握其髮道文字賢大夫也所學燒磨  
之士七十有餘矣嗚呼嗚呼周公所見文字所學豈必皆其親舊  
而有所講求者夫年賢之臣雖容其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  
容人而天下亂此大變也天下豈所以引養賢之言而深切教戒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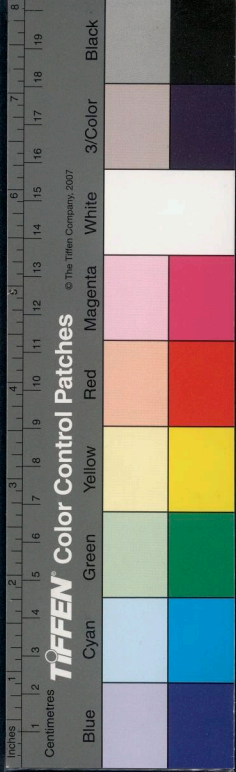
新刊增補大字三場備用諸儒彙刻奇語卷之十六終

新刊增補大字三場備用諸儒彙刻奇語卷之十七

老子曰聖人之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福建莆田勿齋王甘棠 纂釋  
江西宜春門人張汝周 校正  
福建莆田壺南朱介夫 增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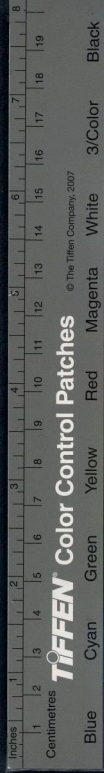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  
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  
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命命者憂慮不能處年壽長  
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何  
况於人乎○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罪莫大於欲禍莫大於不  
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  
心爲心○道者萬物之奧圖雖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其安易行其未此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之抱之木生於堊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鍾期死自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鑿  
人死則退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謂鍾矣知音者之在後也  
○禮者謹於治死生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吾善人  
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  
慢其無知也○喪禮之凡變而節動而遠久平致死之爲道也不  
節則惡惡則不哀禩則訖訖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毅一毅而喪其  
嚴親而所以送養之者不哀不敬則獮於禽獸矣君子耻之故變  
而節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  
損有餘補不足也達愛敬節文而遂成行義之美者也

辭子曰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下矣○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  
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待雨膏矣而猶慢隍其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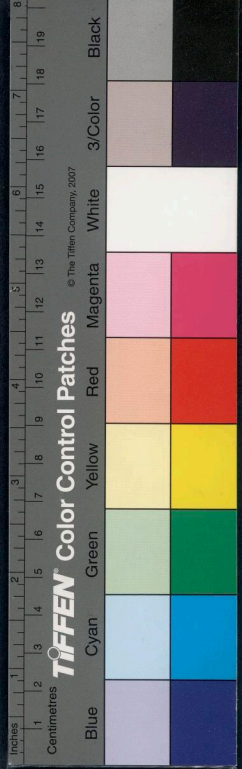
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  
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爲實乎鸛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腹鼠飲河  
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  
然蝴蝶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  
夢爲周與此之謂物化○田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  
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臣之重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至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  
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變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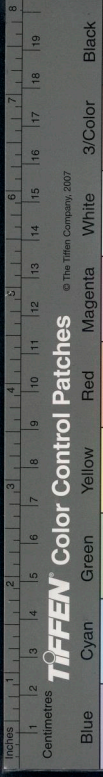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  
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  
女聖素主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也以此進爲  
而無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輪扁對桓公曰斲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  
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  
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兩涘崖崖之間不辨  
牛馬河伯欣然以天下之美爲盡已順流而東行至北海東面而  
視不見水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而謬向夷之義者殆吾弗信公哉爾子之難窮也吾未至於子之

則殆矣吾見長安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  
者拘於壑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  
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復語  
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乃以爾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至閭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盈春秋不變水旱不知其何過江淮之流  
不可爲量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有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  
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計四海之在天地  
之間也不以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以撮米之在  
太倉乎人處九州處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不以毫末之在於馬  
体乎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行仁人之所處任士之所勞盡之矣  
伯夷辭之以爲各仲尼語之以爲博出其所處任士之所勞盡之矣  
多於水乎○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喟讓而絕讓而絕讓而王白公爭  
而城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舜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行常也○  
張璠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穿穴言器也騏驎驛驪一日而馳千





高世孫

卷之七

里捕鼠不知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撥怪察毫末書出萌目而不見立山言殊性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鼓歌不斂子路曰何夫子之愷也曰來吾語汝我歸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父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坂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未幾匡人解圍而退○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馳乎其後也○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若唯曰不然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充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也告顏回曰立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夫齋車之斷介而離山則不免于潤澤又虛亦加之息陽而兵水則欲斷斷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孔子死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立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驅雪既降吾是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乎乎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

高

子曰林不茂而斧斤至焉柯成陰而散鳥息也醯醢而蚋聚焉故

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鄒巴鼓瑟而游魚

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

出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故

良農不于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于貧窮息乎

道○楚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死所見其能御者天下

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萬物君子者

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冠褐食則菜粉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夜則衣錦食則梁肉居■連擡出則結駟在家熙熙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致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子無以■其實發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比厚薄之驗歟帝皆謂與子並■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東郭先生曰夫北宮子之窮非愚矣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隗皆失夫固然之理矣

文中子曰■儻者常察無求會者常憂不足○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抑于可以理達○仁哉樂教善藏其用智哉大初善發其蘊■後文字大初善樂教論冠禮發天下無成人矣昏禮發天下無家道矣喪禮發天下遺其親矣於禮發天下忘其祖矣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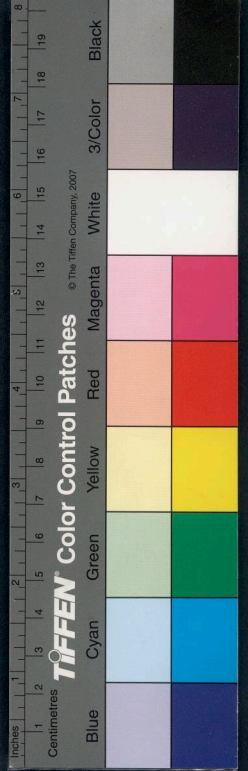
景慕焉

孔叢子曰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墮之夫以一纖之任繫乎鈞之重上繫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乎之謂乎馬方駁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矣■不繫繫絕於高墜之於深其危必矣子貢答東郭亥之言■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于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智者不失理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諉益■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諉禹貢可以觀事臯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此七者則書之大義悉矣○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頌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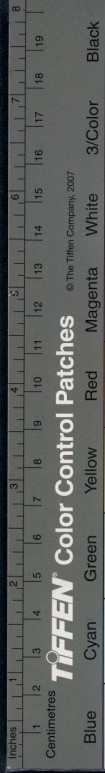
貪故致粟夫子受之而施入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子季孫之惠且以為籠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子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曾子問聰微之術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議是故聰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汝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辭亂辭○夫子問居囁然漢曰子思再拜請曰憲子孫不肖將承祖乎善善舜之道愧不及乎夫子曰爾孫子安知吾志乎子思對曰仍於進瞻遂聞夫子之教其父所新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仍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嘆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厭業其克昌乎○子于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季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房必由祖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好者相好子之先君事子

歟則凡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也以聖道而事仁愛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方其德浸水之與膏雨乎季孫曰子產死鄭人夾天舍哭婦人舍珠真巷哭三月辛麥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嘗聞魯人之若是也矣故哉子游曰大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愛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備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備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肖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高遠乎○魯人交公以杯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枯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交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以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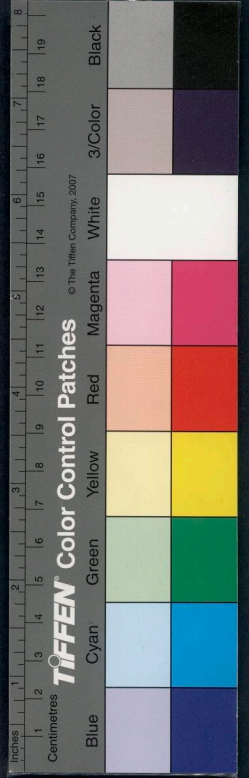
一顧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鉤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以子  
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躍乎君之庭也且臣不佞  
又不佞爲君操筆下餉以薄守節之士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  
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  
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數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  
也豈大而求容異也吾弗改矣○子思曰吾於富貴甚易而人猶  
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富貴  
庶矣哉○衛君言計共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  
書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  
自減則衆謀不進事是而滅之猶却衆謀仇和非以長惡乎夫不  
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譖已闕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  
容諂其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  
類矣○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  
其不非亦望其知也子思曰希肯交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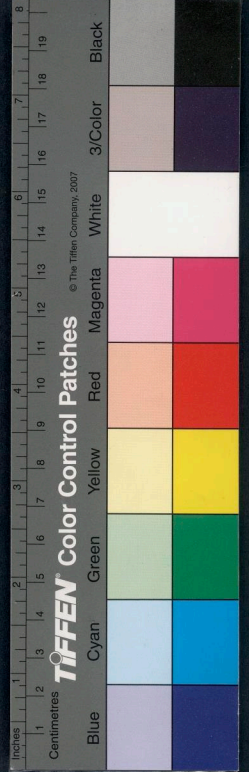
君蹶之失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  
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改諂求媚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論此  
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  
口順而心不慚者聽其事必麗君命臣未敢受也○衛公子交見  
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  
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願卹之子思曰  
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慮擇天下之至  
道行天下之正路公于知廉叔之封處黜伐之世當務收美推  
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輪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子高與  
長孫振振交方履寵妻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  
曰此常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願吾子言之子  
高曰天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紼解師液則有甲冑之服  
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名奚取也  
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耳○信陵君問子高曰



古者軍旅賞人之必於阻戮人之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  
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主示隱之當也○子  
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感智不  
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感也不逮可同子答曰驚讎同轅  
伯樂為之容室玉石相探卞氏為之戴息故賢愚異其貴則能士隱  
謀真偽相錯則正亡結古叔雖有餘猶感不逮也○信陵君問曰  
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  
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殺之所改政之所是也殺之所毀政之  
所非也毀者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秦王稱西戎利刃以  
之劫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  
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舞組之劍火院之布刷長尺有咫  
練網亦刃用之切王如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院之布若  
之何對曰周書火院布必授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衣振之  
鳴然疑焉密焉王曰今日夕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

戰西戎開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  
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  
之對曰右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對曰未審君之所聞  
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若聞之於傳聞者傳者妄  
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者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  
勿學也○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  
穆王問蔡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  
得賢矣今臣謂君亦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  
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  
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表齊無欲雖文武不能致君安得而臣  
之○尹曾謂子思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答曰為治也世  
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子思問於夫子曰  
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  
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但禮樂哉子曰堯





柳常元白

封建論 天爵

守道 格刑

高堂雲廟碑序

竹筴子碑

龍說 捕蛇者說

鄭富賢傳 梓人傳

留五藏書 望山銘序

魏志序

送范明府序 送豆盧秀才序

送薛判官序 送嚴公曉序

送元九序 送董生序

陪游州崔使君宴廳觀柅南池序

金華樓記

馬遷五亭記 永州韶堂記

西堂志記 醉翁亭記

上李子蒙書

守府議 終焉文

非國語音

舜之化百世不繫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

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柳子封建論云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

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

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

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

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

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

焉政清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夫而後有君有德又有大

者衆辭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

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

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或者曰封建者必私

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禮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

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盛躋貨事

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國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

子入者有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

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

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若役而萬人側目

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

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及夫大逆大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女而喪之耳大逆未彰姦利

後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

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親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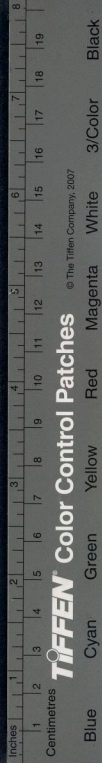
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夕

皆書為則



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戒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作莫得而行明讓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遠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瘳矣易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天爵論大夫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久悠久而不息拳匕於得善孜孜於善舉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爽靈覺鑿照而無隱臆肫於屬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雖為天之用恒又為天之道舉斯三者人倫之要蓋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雖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回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者不息之志所以格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真統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鑿

貴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苟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有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使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謂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又庸夫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常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守道論云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者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啟輔陪堂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逐鞭朴梏拳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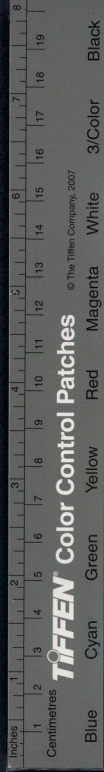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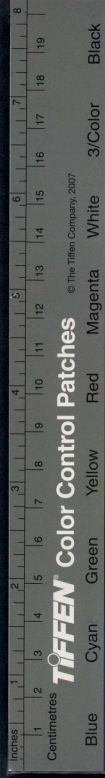
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斷刑論云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勸懲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倫也使秋爲善者公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歐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歐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激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歐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謗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勸善道吾道之盡而化乎是知善爲善者焉能與吾道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天和之可得致則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天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

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知順人順道之得天也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震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而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震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目石裂大木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季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其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斂之者感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言乎道而已者也○南齊靈廟碑序畧曰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固忘死貞之大利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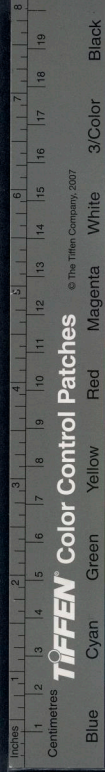
動乃市贊之相求恩加而威則振施之常道雖陽所以不替王命  
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南公天與拳勇神  
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異詞鬻龍眉之都尉數奇見惜  
挫後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劉憑陵突河華天旋鬪斗極之位地  
此猶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前元老用武夷甫與師  
而勳進惟公於張公巡許公凌義氣發合討讓大同嘗獨武旅以  
渴橫清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狂厲不知而死雖狼  
睨見熟而奔師及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輔斬更遑凶氣連沮漢  
兵已絕守疏勒而弥堅勇鷄雖強頓行殆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  
我悉綴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偏陽懸布之蜀汧城  
鑿元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貽丹心易手郵宋臣之病告許  
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  
公乃躍馬濟圍馳出萬衆抵質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備食以  
許轉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焚

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看碎秦庭終情無衣之  
賦身難楚野徒傷常劇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變之  
歎息有周可之慷慨聞義能徒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  
日直臣致憤積秦恭於累旬朝廷加贈許進楊州都督定功為第  
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  
之土田陸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  
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李門闕於周其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  
錫斯倫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  
耐敵立權以怒寇併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倚於西北力專則堅城  
必備偷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  
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惟公信以許其  
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  
事出乎內者合乎貞行乎外者贊於議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  
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箕子贊曰凡夫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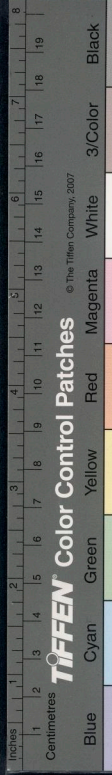
象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故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  
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言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  
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言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  
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譽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饋而不  
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勳倫而立大業故在書曰以箕子歸  
水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淮道訓糾悖殺無怙惟人無遠用廢  
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衰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  
正其大人與於乎當其周特不至廢祀未殄比干死微子已去  
向使糾惡未怒而自斃念亂而國有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  
固人事之當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不去者其有志於斯乎○  
嘻矣之怒甚乎裂背長歌之哭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也非戚  
戚之尤者乎○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

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柳先生曰頭聞民利吳子曰  
安其常而得其欲服其教而便於己有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者  
幻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疾威力所謂民利民自利  
者是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撻他人之力以自  
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具乎吾向之策者故曰  
近之矣猶未也○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竟之所  
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  
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節錫命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矜  
謙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  
而不怒有昌言傲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  
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  
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幾有加矣此固吾  
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道善其道不闕  
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實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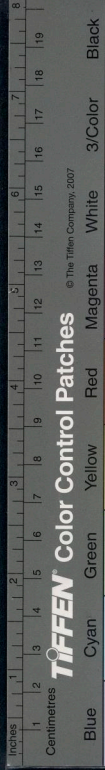
久於其道也至乎哉○夫白羲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踟蹰不出泥淖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鑿天地動神祇而鳴咬蛙不入星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嚙朝日煥浮雲而無益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弥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蛙不離尺水卓絕周儻之士之遇明世也明智能頭功烈而廢軼運蹇顛顛披藥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命陰仇豈而不甞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五世不亦可乎○(鶻)說有鶻曰鶻者冗于長安薦福浮屠有年矣浮屠之人室宇於其下者同之其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填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屠之歧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嗚呼孰謂瓜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立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設知而知攫食决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允食類之飢嗚且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自力乎用其

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造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萬世之所難得也心又疾夫今之說日以卿卿而欺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秦鴻稱於臺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俯背而走是不近於狗頭者耶今夫鶻其立趨然其動若然其俯若然其鳴華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人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翹耶而不我施寢殿泰清梁以忘飢○捕蛇者說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萬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踰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歲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言乎此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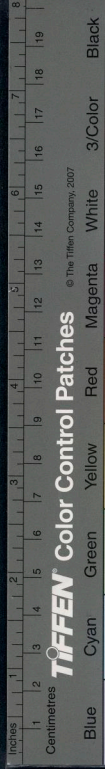
向吾不為斯後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若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竭呼而轉徙飽渴而頭踏觸風雨犯寒暑呼嗆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暴與吾相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差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俾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隄突乎南北諱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空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脂而鬻焉退而并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鰥寡而而樂堂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於今雖死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然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乎觀民風者得焉○郭橐駝傳馳業種樹或移徙無不法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窳同微暮莫能如也有問之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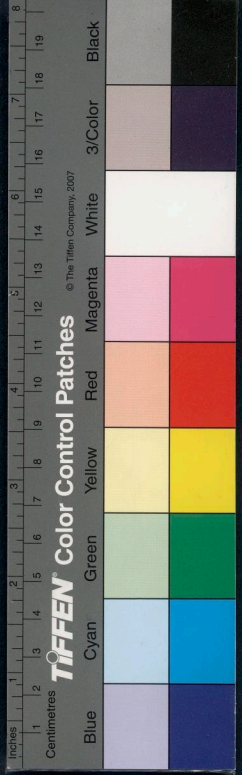
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然已勿動也夫去不復顧其時地者其置也者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柳杞其實而已非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及是者則又愛之太恩雲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後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漼漼其本以觀其疎密而不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蠱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後之官理可乎龜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更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易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繰而繰乎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不而召之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急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梓人傳梓人者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方員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於  
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  
大半焉後京兆尹將飭官置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聚工或執斧斤  
或執刀錘皆環立向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  
任規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錘彼執  
錘者趨而左俄而斤者削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  
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愾焉書官於堵盤尺而曲蓋其制  
計其毫厘而構大厦無進焉退焉既成書其姓字于上棟凡執用之  
工不在列余圖視大厦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其捨  
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休要者與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於人彼其勞心者與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與是足為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  
棟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  
大夫為卿為公雖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

君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矣故尹以  
為後焉猶象工之各有執伎以儉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  
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術而整頓焉猶梓人  
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君天下之人使  
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  
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  
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愾不佞能不於名不親小勞不侵眾  
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討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  
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有而  
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其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駁  
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有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  
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誦是道者所得紀焉猶梓人自  
不知休要者矣是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  
屬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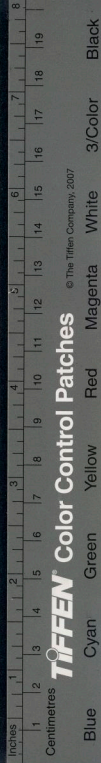
曰不然夫羅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仰而下也彼者不可視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此彼將樂去固而就此也則若其然默其智愆爾而去不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有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真商其心乎生民而已白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運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友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破其澤也又徂就桀桀不可而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刀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吾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相人畫之矣又奚以擅擅聖人之足觀

善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塗山銘序云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功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道百川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負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王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究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辟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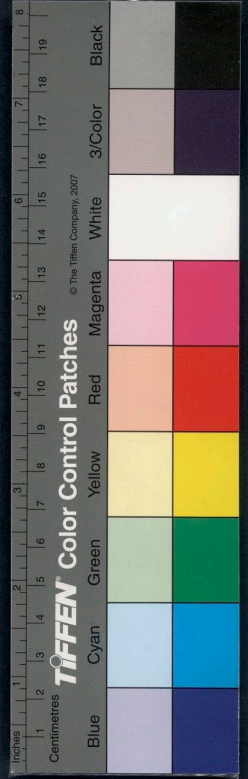
遐遺遺法復會于是山聲華天下亦絕前執用此道也○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澤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正以來皆矣之先生曰正之言若是可也向者正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正罪也其罪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正之可笑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察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相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欲齊猶曰未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吾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入與五教古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秘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簡然聳其纒昏其明嚴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惡乎在

堯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於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臆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溲不然乃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乎管季表陶之賦生人蓋矣正之父獲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堯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者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謗不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九也然而君子嚮亂世不



得已而在乎上位則道必拂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誘行于上  
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體亂世而後得居於  
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于下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  
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  
而後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而謗且譽者豈盡明  
而善褒貶也哉然則世之人聞而大感出一庸人之口則詳而翻  
之且置於遠邇竟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奸  
惡奪於利害又何從而得之耶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及而才  
之可乎曰是強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  
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其有  
及乎人者吾必勸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譽且信之也真有  
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而  
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譽

不譽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送寧國范明府序曰  
夫德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  
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  
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澍而夫其欺為交暴以惠斯人而  
後有其報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送王廬屠  
秀才南遊詩序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  
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後為辨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  
外則是焚屏毀璞也詭孰甚焉於是切瑳琢磨礪礪拍羽之道  
聖人以為重且虛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怕  
以凶孤羸為懼血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  
也然而不究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乎以詩禮為冠履以  
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琇乎瑳瑳衝牙之響發也惶乎山龍  
峯巖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  
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詩而序云○送薛



哨官量授序仕於世有勞而見棄凡人處是鮮不怨鬱念憤列於上邇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勇矣而竟運大節以至於放不域於故不排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充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譴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明是其漸於顯與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若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送叢公既下第歸貨序畧曰吾子以冲忍之志端其趣向以淬礪之誠脩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潛發清涼激揚曲肱肯師哉鏗心乎充于四牀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相公有大勳力兩平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發邦坤陽柄是文武君子者生而有備續梁肉之美不知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移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使其門有亞夫之榮哉焉中人處之不躬無撓而子之伯仲皆踰畧貴美服勤厲素遠托於布衣常帶之任如少習

雖於騰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傷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肖而自薄哉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周升志者窮蹙不能變其操周平靈者

屈抑不能賤其名其武厲心定氣吞斯二者雖有窮困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元氏之子其始庶幾乎言然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

急於進業既造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重關交易之助可謂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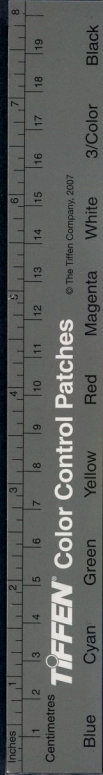
顯矣而操愈奮志之周也才清而清詞簡而格工於言理長於應

卒從計京師受兩科之薦獻苑春官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

名益茂藝愈周也苟非憂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返家

啟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憤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天有

器宜其利乘其時大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吾聞焚舟而克手劍而盟者皆助北之餘也子之死困而挫鬪心勇氣無乃欲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利塵境之耻無乃果於是舉



乎○送常生下第求益交序略云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交之過也名譽既闕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上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常生樂植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然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余爲之言既以還其人又以核其友且使或有知釋有司也○夫聞善不慕與難聞同見善不敬與氏嘗同知善不言與薦膏同則聞之光庭又矣烟吾兄有柔懦之茂質淑慝之弘量敢無敬乎有宗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孰無慕乎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陪永州崔使君送德誦池序突陵城階環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潭然爲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蒲萍騰波之魚鮪鰈大虛澹澹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矣生公既來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春之

春篋賢合烟登舟于茲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瀟若

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有鶴飛翔絕竹激越熙然而

歌謦然而舞持頤而笑睇目而俯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

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

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賜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

脫離介生羽翮天豈越超湘中爲憔悴客耶余親委廢於世恒得

與山水爲伍而悼交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愚溪詩序澗水

之陽有陰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

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

愛其溪入二三里得其充絕者家焉古有愚公公今余家是溪而

名豈能定士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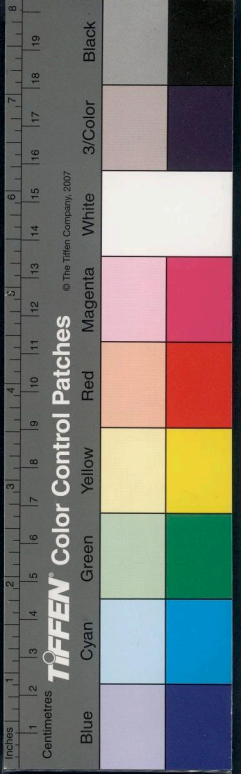
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

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疏屈曲而南爲

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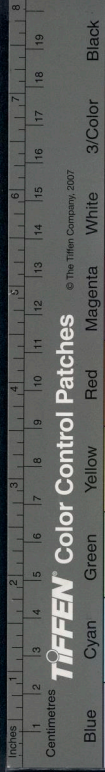
精進百集則

卷之二十一



池之中為愚高嘉木異石錯置皆山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為也今是流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誰敵又涉急多砥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畜不能與雲雨無以對世而滴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竇武子荆無道則為智而為愚者也項子終日不意如愚庸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余遭有道而忠於理陪於事故比為愚有矣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足余嘗尊而名焉溪鍾莫利於世而善鑿庸類清瑩秀微網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蒼翠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愚自慰歟游萬物宇蘊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謔則茫然而不遠會然而同歸超濶蒙混希夷寂寥而不我知也於是作愚紀於溪石上○送薛存義序可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由于粗糲酒于暢追而送之江之澗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備乎吏使司乎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

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甚重又盜若質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我今零陵二年矣嘗作而哀愚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賊且豈不得與汝簡明之說於其從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全義縣樓北門記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也而復之為是置而循之為非恆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于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必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愆且誣柱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縣公城之南越以平虜薄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誣言是不利於今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餽饋者欲剽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怙且誣汝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群吏群吏叶厥謀上于大府



大府以喻邑人便爲羅舞閭里居者思正其家行者傑出其益由  
是道以廢耶用賢棄愚推以董物宜民之爵若是不列殆非孔  
子德也○潭州東池戴氏堂記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家爲池環  
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近焉湖清交其中其崖之突而出水際  
之若披爲池之勝於是爲取公曰其味離世與道者不宜有此卒  
授肩受之選者誰國戴公曰輔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  
若連轡摩檻與波上下就之顛倒万物遶前忽頓之徑拓形將  
被之羨矣美雍鬱然而陰繁然而榮凡觀望浮遊之羨專於戴氏  
矣戴氏宜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賞孔貢之澤宮而志不願與人交  
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自大其離世欵好孔子書旁求莊文莫  
不惚惚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欵賢者之幸必以類賞  
弘農公之選而專於地之勝宜易而得於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特飾而已矣矣戴氏以泉石爲  
宅居以奕物爲明徒撫曲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隆

道宜益懋交相替者也既頌其內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

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則憚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宜

非動而時中與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邕州馬退

山茅亭記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前立之阻以面朔無

猶擅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彫次不列階以白雲爲簾萬碧山爲屏

風昭其儉也是山峯然起於蒼蒼中馳奔雲蓋百數十里尾

鐘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臺巖狀縮縮繡錯蓋天

不到謝公之髮齒不及巖簷蕭條登探者以爲數感在辛卯我仲

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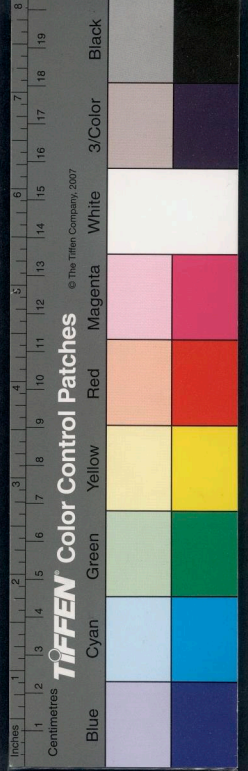
政多暇由是常徘徊北山以寄勝興麴麴塗作我攸字於是不  
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緜緜角中鹿裘率昆弟交  
生冠者五六人樹心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  
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



則必筆

不遭石軍則清端修竹無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闌嶺佳境罕  
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於林澗之塊故志之●永州新堂記  
將為窈谷嶼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山石清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  
力乃可必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入因其  
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曹隴九疑之麓其始度土  
者環山為城有石為鬚于輿阜有泉為伏于土塗地之所儲埋  
鼠之於鵝茂樹惡木毒袍毒卉訕雜而爭植號為曠曠音公之未  
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具之始命及其藝行其塗畫之血如  
蠟之則如既焚防醜奇藝迭出清濁辨質美惡具在視其植則隨  
秀數舒視其蓄則溶漾行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踞或立  
或仆窳危遠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范凡其物觀無不合  
形輔勢技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蓋間則隱顯逶  
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離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  
賡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士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

成德公之辭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清而流清豈  
不絕齋食而立顯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無而戶曉夫然則  
是堂也豈獨土木土石水泉之適與山原林麓之觀與將使繼公  
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始得西山宴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  
州恒惴惴其慄與履同也則施之而行漫之而遊日與其徒上高  
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也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  
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憂亦同趣棄而起也而歸以為凡是  
州之山有具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  
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  
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  
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涯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  
攢蹙塞積莫得隱隱者清嶺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  
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  
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



諸書通考卷之七

景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獨意適與萬物宜合然  
後知吾向之未始辨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鈺鋤潭西小  
丘記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鈺鋤潭西二十  
五志當滯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竹樹其石之突怒覆  
蹇負士而出爭為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  
之飲于溪其衝然角烈而上者若懸巖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  
畝可以卷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  
四有金幣而售之至深源元克已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  
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棘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矣竹露奇石顯  
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靈之浮濛之流為獸魚之遊遊卒肥也然  
廻巧缺技以効茲石之下物煇而即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灣之  
聲與耳竊然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而旬而得  
異地者二鈺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石之勝致之豐竊  
與壯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數

夫漁夫過而陋之買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

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贊茲丘之禮也○論書云自右賢  
人才士秉志遵分破誇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效故有無兄盜彼  
娶狐女云杜婦翁者然顯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  
盜并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安為而  
有詭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刻寬下  
車歸牛鄉人比誠知疑以不可辨味口古所能勝也○凡人可以  
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  
其書誠使博如蔣周哀如屈原劉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  
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  
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夫人有比之  
而耻言之者有比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  
不言以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  
夫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安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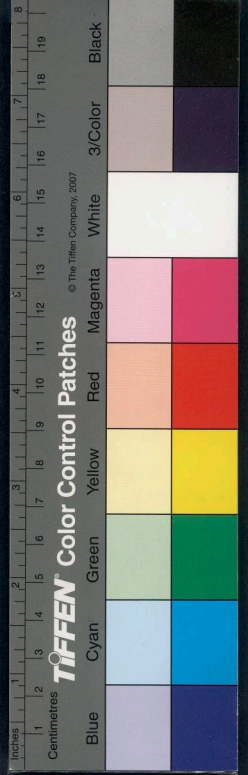




此段在在故山石錄札書上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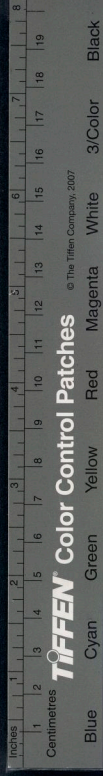
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綽為令史是終日號鳴大叱  
而卒莫之省無之而五言者賊也趙括得代廉頗馬謖得代  
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  
亦寡矣無之而不言者士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  
人奢而致位三公近世无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處天言朴愚  
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開筆折以  
往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其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莽古之  
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嚴神之上蒙  
以蛟鼻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万民之勞若哉聖人之  
道不益於世用九以心也故曰知之難○古今號文章為難求謂  
比因之不足懷拓之不遠礦秀之不工炳新之不除也得之為難  
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源雖有完敗則為日月之蝕  
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燭其室哉且有孔氏以來茲道大闢  
家脩人務損情竭慮幾十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且

數登文章之錄破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  
絃網五繫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聖皆繼更  
而不克踴躍而不進力蹙勢窮志而後故曰得之為難嗚乎道  
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共降繁鳥蓋之類王好惡繫焉文  
之廣狹而申藥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聞者合乎否乎是未可  
知之而又榮古虐今者比有宜與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  
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焉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  
况乎未其聞者哉固有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  
曰知之愈難○必若士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勞岐掃  
曲皆可以貫犀韋此山之木雖油而液瀾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  
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翼之北土焉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胆抱琴  
窳跌籟蹄而曳者皆可以勝有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倚砥  
瓊簪之糞壤皆可封大社荆之茅皆可縮澗九江之元龜皆可  
可以下河濱之石皆可以為券豈出於前首若是而不大謬者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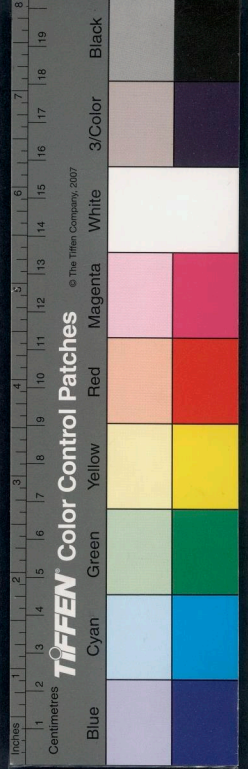
其在人也則魯之衰飲其羊園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處之  
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墮者皆可以當侯王山  
之胃段輕儻者皆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闔外山東之推駭  
翻力叢繁於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麓賁若則反  
倫降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彼中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  
使秦皆聽之魏已而反與趙合以致若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  
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曾使熱也子而慕之非夸  
世與彼際者誕譎險譎不能以道臣璞玉好戰之志視天下之  
勞若觀蟻之移穴而人不成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  
而又縱躡之已則次起奮怒投袂越決淫夫以嫖老婦欲蠱惑人  
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初之過味呀呀而走不顧險  
阻唯淡着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與。馮婦好博  
屠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  
甚少血氣未走而忽欲為元成純康之所為守而不化又堯舜之

道。萬未可也。○賀王參元失火書云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  
家無餘儲從始聞而竅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吊而更以賀也道  
途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昔泉湧馬泚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允  
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便事是望也今乃有焚楊樹  
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貽骨體隨之其或以不給吾是以險而動  
也凡人之言皆曰盆虛筒伏去來之不可常也將大有為也乃始  
厄困震悸於是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溫券苦變動而後能光明  
古之人皆然斯道延遲漫漶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  
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  
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  
之好薦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着之銜忍而  
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熾也一出口則嗤嗤名必每  
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著之者蓋六七年未嘗  
言是僕挾一身而召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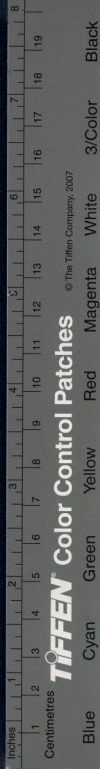
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苦思以發明足下之譚，寒然特稱道於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偷己之不亮，素喜之不明，而為世無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庸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澆，湯九黎之疑慮，蒙為灰燼，然其屬儲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喜也。宥而彰之，使夫羞於心者，咸得聞其家，策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慚，雖欲如何之，吾猶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別國有失，同位者皆相吊，許不吊，必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時節而更以質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笑又何闕焉。○俞稱之門，不拒病夫，絕墨之側，不拒狂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聖固然也。○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割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急心易之，懼其地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及而難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價塞而驕也，抑之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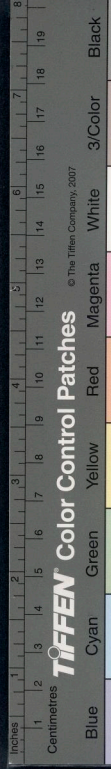
其豐揚之妙，其明疏之欲，其通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圓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矣。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勝其歧，參之莊若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傳其趣，參之騷離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致其繁，此吾之所以旁雅交通而以為文也。○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書之道而已。爾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矜辭以為工，道密以為飾，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樸亦匪辭而書，莫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王季夷簡書，謂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噴，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哉，而有若為獲者，持



長繩千尋餘而獨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  
曰不請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黎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  
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  
上矣宗元晨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  
蹙頹廢為孤囚日蹙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數顧而深瞞  
者俱不之焉然猶仰首伸吻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  
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  
實竊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敢致其詞以罄其衷若又捨而  
不墜則知沉埋常豎無復振矣伏惟念陰着之至歸錫焉獲之歸  
力舒千尋之繩垂千仞之輶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  
而後者得與其誠無使呼憤自斃後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  
宜無若焉○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難  
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越夷執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  
其常而執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尚齊不惶竊乃訪于故

人而容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瑜紀行為人高言為人情力  
學發文時條補雅子與非之足以收勸懲曰夷燕在而廢玄圃帝  
魚日而階陟海祗取請耳曷子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  
心之恭者情必較焉以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向感勤以奉之恭  
以下之則必曷爾有行輝煌而許言為建瓴晨發文被聲馳而響  
溢風狂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鱗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  
乘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身不舉馳聲之資學成  
名之基礎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守奕與者  
忽仰睡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臣下請之謂禮帝  
王承之謂孝考大於諒心先於謙聖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  
也○操刃必割豈謝割牽落筆不休寧慙倚馬○守原議晉文公  
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卑趙衰余謂守原攻之大者  
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鄰近以委王命而晉  
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謀於官不博謀於鄰相而獨謀於寺





諸葛亮

諸葛亮

諸葛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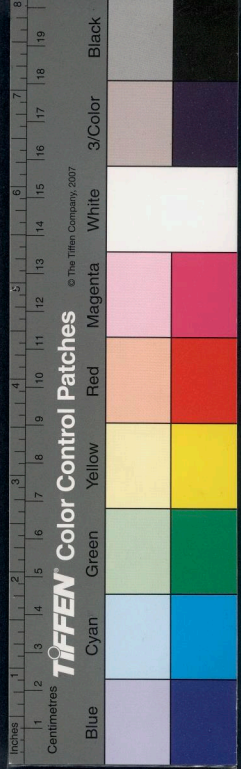
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則而賤賢矣政之端由是廢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空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溺溺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讓李重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所齊桓任管仲以耳道堅刀以胸則獲原啓疆適其治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與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顯其疾者以玉則大以力則雷以義則天子之期也誠畏之矣為當得其心朕知其後最監得以相措執弘石得以殺望之謂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樂非失策也然猶委重於爾後代如此則問樂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矣余故著晉君之罪以明春秋許世子止殺盾之義○蔡呂温文馮呼天乎君手何厲之賢也之生人何罪天賢儲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使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夫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漫漫之無神今於花柳之船怨愈深而責愈其死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亮之謂至大以簡仲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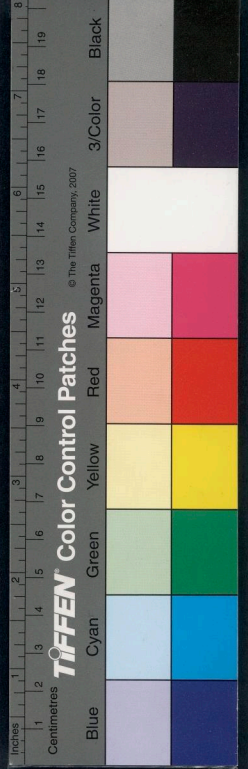
之文至此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真貫于化始覺其誠極推而下之志既不感旁而肆之中允塞道大獲為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臨正直以召災知仁義以慍凶者耶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太空變化無窮乎特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特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風為霧為星為慶雲以為其神乎特為金為錫為主為璧以柄其魄乎豈復為寶人以儲其志乎特膏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其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勸勝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非國語宣王不籍千畝說文公諫云云將何以求福用人椰子非曰古之必籍千畝者禮之節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困

諸葛亮

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塔也得其辨時雨也得其種苗之儀大  
也得其教實之堅好也得其禮樂便得其時老幼得其養取之也  
均以博藏之也優以固則三外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  
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特何以求福用  
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好  
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必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宣王料民於  
太原仲山父諫曰云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害於政而妨於  
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歲料子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  
以為和以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讓其君也必  
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過其君也誣以嚴其君則不臣仲山氏  
果以讒有所勸不待料而其而料之者政之恣也故云爾而已矣  
又何以示少惡事哉况為大妄以誘乎後嗣惑于神怪愚之誣  
而以為微幽之廢叛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  
也仲山氏其至於於是乎○王將鑄無財單襄公曰不可料子非曰

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惇子辭曰口內宋耳  
內聲比宋生氣比在口為言在口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  
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疏樂之至也若規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宋  
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而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  
有轉易之名有過慮之夢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食州楊又曰樂  
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鳴呼是何取於鍾之俗也吾以是怪而不  
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  
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  
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  
人情出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  
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憑乎樂也所以明物無非道而  
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  
獨以孟子為知樂○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嘉  
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自焉抑子非曰申生於是四者





咸得焉。○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害重耳，曰：「盍入乎？」舅犯曰：「不可。」秦穆公使公子饒當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祁子非曰：「狄侵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始而狂，擗發變術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晉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懼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幸，始兄躬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優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信亡道諸侯陰畜重耳，以幸其弟死，獨何心？與僅能入而國以伯斯特，獨然耳，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凌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知是以為諸侯之考，又何致矣於天下哉？」○中行穆子圍鼓鼓或請以畔穆子，不受。穆子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一、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委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也。』二、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

病聚者必降，求利於我，是為知非向之二者耶。

歐文忠文目

本論

正義論

刑賞論

秋春論

怪世辨

亂國對表

廣文策覽錄

廣文策覽錄

甘肅學堂書

甘肅學堂書

甘肅學堂書

甘肅學堂書

甘肅學堂書

甘肅學堂書

甘肅學堂書

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見於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終始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情偽與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身，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君其正者，前世謂秦為周是也。由是之論，異為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日唐而上。至于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奸而終始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然。而論者眾矣。其是非非予，予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蓋於其可疑之際，又執自疑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天心無所私，豈得其決，則是非之具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之說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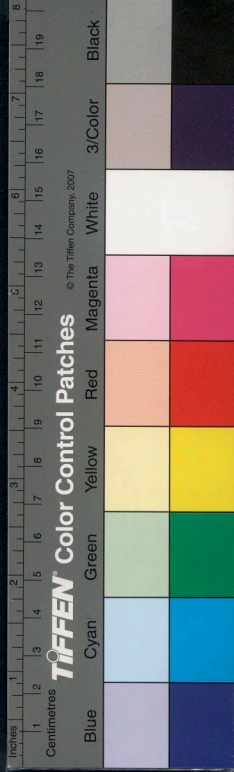
甘肅學堂書

甘肅學堂書

甘肅學堂書

置而勿論也。○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節而不屬則幾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如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莫上无君僭竊並具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為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疆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并弱遂合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一考其迹則皆正統其義則拘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緣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而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特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齊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後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  
本論補法為中周惠于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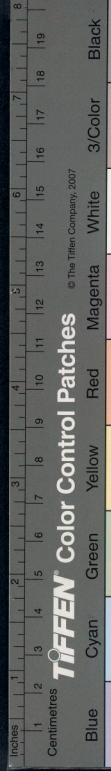
之也嘗矣夫而復大集攻之擊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盛遂至於尤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必於病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而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以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必佛為夷狄去中固最遠而有伏固已矣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伏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忠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伏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善矣又有奪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喻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於禮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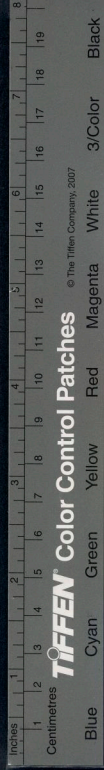
之事則夫當見聞今將要於發曰禁汝之佛而為害禮義則民將  
發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避焉可也蓋繁之治水也  
割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愈患深勢盛則  
誰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  
皆在誠能講而脩之行之以勤而愛之以漸使民皆染而逐焉則  
克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  
曰火其毒而廬其活哉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左袒而冠帶其為忠  
者特佛爾當其始來夫見其善引而內之今之為善者矣非待先  
境之民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幾勞  
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空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  
不難也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  
之術豈其質文而相救流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  
其非聖者乎夫奸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  
信是以古之人君感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奸且邪

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  
豈又善感者與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夫之莫若脩其本以勝  
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貫育之勇孟軻之辯六公之陰謀吾見其力  
未及極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困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  
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脩其本以勝之○朋黨論臣  
聞明堂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  
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  
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  
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親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利窮  
則爭先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  
得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道同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  
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疇小人共工驩兜等四八



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遜四凶小人之朋而進而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羣兇遷讓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羨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堯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方惟億方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方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其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因察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熒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使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羨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二十二人之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盡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

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漢乎夫治亂興亡之運為人君有可以鑒矣○為君難論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比之必事信之必篤然於能認其利而可其感乎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群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彼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察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虛無季事又不審計而翻突其百舉自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感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當也物獨見之明以其相諫為不惑詳論以其偏信而輕察為失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功辨紛橫而可喜惡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過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貧愚也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



則可用然用之有誅敗人之事者趙括是也德其言若不可用非  
成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乎又以  
謂秦之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案用漸進勿棄老成此其所以  
敗也夫按新進之士喜勇銳若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  
立功名者聽妄說之語則易為重計重之言則難入也○春秋論  
弑而人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  
於人雖少必謹防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殺加之又殺赦之則自  
悔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論春秋書趙  
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  
之無罪是輕加之而輕赦之不以盾為無心乎其可輕以大惡  
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兵後勇然未嘗討賊既  
不攻而以自贖何為過赦使同無罪之人兵於進退皆不可此非  
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非而失刑於  
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亦焉得免也今免晉罪

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大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  
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心也據三子之說初  
經公欲殺有盾走而免穿有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  
弑矣此疑以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  
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輸其賢也使果無  
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非正穿之惡使有所歸然後責盾縱使  
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  
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公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  
此大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令  
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史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  
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簡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  
秋就於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手其肯從而補美又教人  
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羊氣弑之曰孔子  
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將進藥而不嘗又有

